

開明兒童叢書

述 編 平 仁 洪
集 上

出 社

陶孫敬贈

開明出版部出版

B

89



洪仁平編

嶺東民間傳說

第一集

開明出版部印行

1930

17826

嶺東民間傳說

嶺東民間傳說第一集目錄

序文

- | | | | |
|---|-----------|----|--------|
| 一 | 和尚破戒吃天鵝 | 九 | 凡事跟大丈 |
| 二 | 石磨擔去又擔來 | 十 | 聖君嘴 |
| 三 | 潮州薯免薦 | 十一 | 秀才釘不上去 |
| 四 | 紅皮屐與抱雄雞 | 十二 | 小財主與小儉 |
| 五 | 先生不及後生長 | 十三 | 壽至林德容 |
| 六 | 隱士難倒進士 | 十四 | 海濱鄒魯 |
| 七 | 賣筆商人的巧對 | 十五 | 便宜了親人 |
| 八 | 鎗匙是開醃菜壚用的 | 十六 | 吃虧在吃烟 |

十七 文曲星嚇跑羅猴

十八 活埋

十九 符咒

二十 筵席是由大使而來

二十一 紙上之妻

二十二 避賢聲虛

二十三 賣子還債

二十四 弄了弄

二十五 寶樹枝

二十六 打落門牙

二十七 少爺和老爺爭雄

二十八 硬板板灌下去

二十九 久久不會高陞

三十 兩樣都沒有

三十一 夜壺安在桌上

序

社會進化之遞嬗的程序，可從民間風俗的變遷，考察出來。故近代一般學者，已經着眼於民俗學的研究了！誠以鑒往知來，對於風俗之改良，社會之推進，在在都有聯帶的關係！故民俗學亦可內包於社會學之中，而成爲近世重要學科之一。

民間故事和民間歌謠，都是民俗學中的重要部分，蓋兩者都足藉以覘民間之風俗習慣及民間共同的人生觀社會觀等，於社會進化之遞嬗程序，大可從此致察出來。故近幾年來留心於民俗學的學者，頗着力於蒐集民間故事和民間歌謠，實在並不是一件無謂的工作。

我們潮州自從唐朝昌黎來後，衣冠文物，彪炳一時，久有海濱鄒魯的美

譽，民間風俗習慣等，久爲外人所欲知。且潮人多遠僑南洋，歷年既久，多忘祖國而失民族觀念，爲洋人所同化，倘得蒐集民間故事和歌謠等，使他們看看讀讀，當會油然而緬懷故國的民族觀念來，對於民族發展前途，也許有許多裨益？所以潮州民間故事和民間歌謠之蒐集，不祇是上面所說攷察社會進化的程序而已；還含有一個發展民族性的重大意義。可見這種工作不是等閒和輕易的

了！

潮州的民間歌謠，已經有人蒐集成帙了！這重大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一半。可是和民間歌謠同樣重要的民間故事，還沒有人幹過蒐集的工作。雖然在報章雜誌上，零零碎碎的看見過；可惜太缺乏系統了，而且數量亦嫌太少了！同時，在真實性方面，還欠審慮鑒定。所以現在去幹蒐集整理審定民間故事的工作，實在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亦是刻不容緩的一回事！

友人洪仁平先生，這幾年來深覺得蒐集潮州故事之必要，所以在教課之

餘，一條條的記下來，現在已蒐集了幾十條之多！我對洪先生的勇氣和耐力，實在十分佩服！而且洪先生是一位文學家，所以寫出來的故事，富有文學的意味。我略看過一次，覺得趣味盎然，實在不讓吃橄欖那末的津津有味，耐人咀嚼。現在洪先生爲公諸同好，並擴大工作徵集軼聞起見，陸續在「新園地」發表，我是一個深知洪先生的人，而且同時是個認識蒐集意義與必要的人，所以在卷端上，略爲介紹之如左。

十八，十二，十，朱存威於嶺東民國日報編輯室。

一 和尚破戒吃天鵝

這天，壽安寺裏擠滿了人：婦女們最佔多數，小孩和男人，不過是寺裏的點綴品，沒有多大的勢力和分量。那羣如癡似狂的婦人中間，突然擁現一個最出色的人物，寺門前停着一乘很漂亮的轎兒，是她剛才坐來的。她的前後左右，還呼擁着許多侍婢和護兵；所以那羣婦人見到這般勢頭，自自然然的分立

在兩旁，中央讓出一條廳庭中的大道，形式很整齊，好像用刀子切成的樣子。一個個的眼睛，都注射在她身上，見她頭上戴着一頂金光閃爍的珠冠，身上穿着繡滿金線的紅地龍袍，腳踏着雙藍青光彩四射的長統靴子，她手執着的馨香，那些香烟飛到兩旁立着觀熱鬧的人的鼻孔裏去，簡直不是芝蘭和桂花的氣味，是一種她們生平未曾聞到的奇香。她們看得入神，幾乎忘記她是人間尤

物，疑是天仙下凡。

那羣和尚們見到她去光臨，也個個七手八脚，忙個不了；恐怕接待不周，碰了知府老爺的釘子。尤其是那個叫佛光的，更加出風頭得利害。他無時無地，不在她的跟前，承候她的意旨；而且能够聽於無聲，察於無形，像古時孝子在老親面前先意承志一般。她感激極了，也時時在眉眼笑靨間，表示她道謝的意思。

這貴婦人你還是誰？原來是新任太守柳大人的太太。她的芳齡，看來不過三十上下，比較着柳太守六十開外的高年，倘若沒人說穿，一定要錯認他倆是父女。依據我國的習慣法，官至太守，就是三妻四妾，也不算多；說她是妻，年紀固是太輕，和柳太守的鶴髮龍顏比較，色彩固然調和不來；說她是妾，那也無怪其然。但是這些孝廉家的工作，却沒有人去試幹過，只見他倆一妻一鶴，來潮赴任，就默認她是柳太守的太太，殊沒人認真的去問過她一聲。

她從壽安寺回衙之後，心裏念念不忘，世間難得一個體貼人家這樣周到的和尚。如果他能够晨夕侍從身邊，就算壽命短了一半，也是甘心。她懷了這個心情，自然是一日不見，有如三秋。所以後來她常常到壽安寺去禮佛，得到他的一次周旋，心裏就多了一次慰安，那禮佛不過是藉名罷了。

可是天假之緣，有一天，柳太守要去省城公幹；省城距離潮州，雖不算萬里路程，然而在舟車不便的時候，一次往還，總要費了十天以上的時光；有了這十天的機會，金太太就在積極進行叫佛光來府衙裏幽會這件事。

府衙裏人多口雜，那些公差們，個個如狼似虎，令人見而生畏。在金氏雖然藉着太守的威風，有法可以壓制他們；而佛光不過是個出世的和尚，怎敢在府衙裏做起作姦犯科的事呢！然起初聽到太太的命，也不得不大着膽子進去；及見到太太的舉動有些異樣，本想要跑了出來，但是騎虎勢成，他也不得不隨機應變，作那以身試法的勾當了。

不多時，柳太守由省回衙，過着平常的生活，也沒疑心到府衙裏有發生過什麼意外的事情。可是一天午飯後，他老覺得精神疲倦，橫臥在牀鋪裏休息；伸一伸頸腰之後，精神爽快得多。眼睛對着承塵細瞧，突然發見承塵上面有一口唾沫混和鼻涕的污跡，帶着新近才吐出來的色澤。他想：他是上了年紀的人，斷沒有這種力量。他的老夥是婦人家，也沒有這樣的氣力。這房子裏的牀鋪，又非平常的人所能到這裏來躺着的。他想了好久，都想不通牠的道理，腦子裏轉而糊塗起來。

第二天，他因為昨晚勞心過度的緣故，天還沒大亮，他的兩隻眼睛，就開了大門，把眼簾高高捲起。一壁很注意的望着那模糊的污點，一壁想那發生這污點的原因。他別有所悟似的，點了幾點頭，就爬下牀鋪。太太見他起的特別早，說：「多躺一會兒吧！天還沒亮，起去甚事？」

「我有我的事，你不必多管。」她的好意，簡直給他認為惡意了。「我試

問你一句話，那承塵上面的唾沫的污跡，是那裏來的？」

太太給他這一問，好像青天白日裏的一聲焦雷，一鼓腦兒從牀鋪裏跳了起來。一會兒，望了望承塵上面的污跡；一會兒又望了望太守的陰沉的容顏，支支吾吾，連一句話都說不出。

「是你勾引外人來這裏睡覺留下來的成績嗎？」太守一隻手指着承塵，眼睛睜睜的看定他的太太。

「那有這事！」她覺得不辯白一句，那罪名就要加在她的身上了，隨又補足一句說：「有了太守的丈夫，還想勾引登徒子嗎？」

「既然沒勾引登徒子，這污跡是那裏來的？」這時太守而上，大有審判官的風度。

「或者是你，……或是……我。」她的聲音不免抖起來了。

「我則無此能力。你則做不到。你實說罷，到底是誰？」太守有些忿忿

了。

「……」她一聲不響。

太守忍不住了，東張西望，得不到打人的器械。末了，他才拔出一根答簪的柄子；不分皂白的亂打一陣，金氏受不起這種刑罰，於是如實招供。

太守氣呼呼的喘了一陣，等到氣平了些，才能恢復他的思想：「這本是一椿醜事，要活活把她弄死，是易如反掌的，但是外面傳了開去，名譽豈不要掃地。要容忍她，簡直做了名教的罪人；那些烏龜大鼈的頭銜，不用皇上策封，不翼就會飛到我的身上來。」

在這進退兩難的當兒，要得個措置得當的方法，那是登天之難。可是柳太守的心機的敏捷，往往能從無中生有，絕處逢生，這是自束髮受書，即從業師那裏得來的薪傳。比較起西洋的機器來，簡直要勝過一萬八千倍。所以他只眉顰一皺，兩隻手在雞皮似的屁股上「搔，那巧計（計通疥）就一顆一顆真珠兒似

的裏現了出來。

他跑到辦公廳，就對那些屬員說：「明天是我的誕辰，我想開幾席筵席，請城裏的同寅們，紳士們，來談一談。你們替我料理請客的帖子吧！」

屬員們答應了後，就着手去辦理。一會兒，辦理完竣，着令雜役到各處去分送。明天，賀禮山積，賀客滿堂，公差傳柳太守的命令對號房說：「只收酒類！其餘一概壁謝！」

那些紳士們聞這風聲，個個都扛着酒來和柳太守祝壽。自晨至晚，收了幾百甕名酒，太守的衙門，驟然變做釀酒的大公司。因此就專做個大得無可比擬的桶子來收容這許多酒類。

一天的晚上，太守叫金氏去大桶裏打酒；金氏因爲人低桶高，就拉了一張梯子來做憑藉。金氏正在上面打酒，柳太守在下面把梯子一扶，金氏翻個筋斗，撲通一聲，跌到大酒桶裏去了。柳太守不聲不響，歸回臥房。

明天柳太守很鎮定的對跟人說：「日頭已經這麼高了，太太怎麼還沒有起來？你去請她來用早餐吧！」

「大人，太太沒在臥室裏。」跟人找不到她就來回復。

「那裏的話？她沒到外面去，你再去別的地方找找吧！」柳太守表現着不很相信的樣子。

跟人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太太；突然間發見大酒桶邊，擺着一張梯子，試登去看一看，啊喲一聲說：「不好了！太太跌在酒桶裏了。」

柳太守聽見了，急跑出來說：「在那裏？在那裏？……」

「大人！太太已經死在酒桶裏了，你去看看吧！」跟人說話的聲音，會看五成憂意。

柳太守見金氏已死，也裝着哭臉，長呼短嘆，搖頭擺尾，他人看了，實在可憐；其實他的心裏，正在鼓掌慶祝「成功萬歲」呢！

他一方面料理着喪事，一方面命人去壽安寺請佛光大師來做佛事。在佛光來來之先，他把那些金玉珠寶，滿妝在死者身上；在佛光既去之後，他就靜悄悄的把那些寶貴東西重又收回。等一切喪事的手續完了之後，柳太守就命人把她的棺材放在壽安寺的空房裏。

時日如梭，離金太太去世的日子，忽忽已一月有餘了。這天的晚上，月白風清，寺旁的修竹，蕭蕭颯颯，似乎在報告着牠的寂寞和無聊！許多和尚們，一個個都在夢鄉裏遊玩個暢快。那些菴寺裏的自然風景，他們是不能領略到一絲一毫的。只有那知趣的昆蟲，感到這天堂一般的景致，唱着讚美之歌。那個慣於作壞事的無賴，受了柳太守的不義之財，乘着月光如畫的夜裏，來做陷害這寺裏的僧人的勾當。他把金太太的棺材鑿開之後，就鬼也似的跑去享那吞雲吐霧的福氣。

柳太守扮着要去寺裏進香，並且巡視金氏的棺材。一到寺裏，就發見金氏

的棺材被人破開；那些殉葬的珠寶，一件都沒有。於是大勳官威，傳到寺裏的許多和尚來問話。佛堂變作公堂，信笞聊充響木。許多和尚們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推諉的話。最後由佛光代表着羣衆說：「我們出家人，富貴功名，是早已看破的了，那肯做這開棺盜物的勾當。大人如果不信，可命人到裏面去搜查吧！」

「偷人的東西，放在家裏給人搜，你們斷不這樣優。總之，無論如何，物既在你們這裏失落。這盜竊的罪名，你們雖然有了百張嘴，也是辯不消的。」於是立命許多殺人不眨眼的公差，把這羣和尚押去刑場斬決，壽安寺則縱火焚燒，這場風流慘案，就算告了一個段落。

二 石磨擔去又擔來

有一天，他的朋友要和夏后來報告一點事情，很急遽的寫就一封信，命一個僕人帶去。那僕人奉命惟謹，很快的一氣跑到夏后來住居的地方。可是人煙稠密，房舍儼比，初次找人，着實有些迷惘。於是脚步不由自主地縮住了。

恰巧他站住的地方，便是夏后來的房屋的後門；而且夏后來的手上握着水煙筒，剛剛立在小門前的階石上，蒲盧盧蒲盧盧的在盡量吸他的水煙。那僕人是新近才雇來的，平生未見過他的尊面，以為會逢其適，就搶上前問一聲：「先生！您可曉『夏狐狸』的屋子在那裏？」

夏狐狸這綽號，是人們送給他的，因為他是個惡訟師，平時得罪了好許多人，社會上的人們，是很嫉惡他的，所以賜給他這個惡諺。

夏后來自己在街頭巷尾，也常常聽到這個討厭的名詞，但也無如之何，只得裝聾扮啞罷了。這回却又不同了，當面辱人，情實難忍；然而他又是讀過聖賢書的，「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句書，他是拳拳服膺的。所以他碰到這意外的侮辱，他一肚子氣要衝出來，屢次給這句書壓下去。於是裝着笑容說：「你找他甚事？從這邊跑去，拐一個彎，那邊有一個烏門樓，兩旁懸着一對寫着『夏』字的紅燈籠，就是他的住家。」

他一頭說得明明白白，一頭轉着身子，跛着方步，關着後門，跑到前門去。

夏后來剛坐在客廳上，大門外剝啄剝啄的扣門聲，已經響了幾下。女用人守着平時的習慣法，說一聲「誰」，門外就跟着答：「夏秀才在家麼」的一句話。

女用人開了門之後，說「找秀才則甚？」

那僕人把手持的信塞給她，說：「這是我家主人的信，要送給夏秀才

論。」

女用人把信接過了手，連忙轉送給她的家主，——夏後來。

夏後來一面在打開信來看，一面心裏在打算要如何作弄他。所以等到信看完之後，他心裏的詭計，也同時成立。於是使站起來說：「別無他事，你家主，要到我這裏借個石磨，你可挑去吧！」他一頭說，一頭指着走廊下的石磨給他挑。那女用人看見他沒帶索子和木槓。也出腳出手的找來借給他用。

那僕人一看石磨之後，不禁焦急起來，肚子裏暗暗的想：「這麼大的一個石磨，剛剛叫我一個人來挑，真是要壓死我也！而且主人家裏，本來有一個石磨，怎麼又要多借一個？」

他肚子裏雖然這麼不平，却不敢說出來；而且束縛已經就緒，兩軍相見，騎虎勢成。於是不得不竭盡平生之力，以與困難相搏戰，結果，博得一身汗珠，上氣接不起下氣的，挑到他的主人家裏。主人以事出意外，急打開覆信一

看：

「後門夏狐狸，前門夏秀才；罰你石磨挑去挑轉來。」

三 潮州薯免薦

我們潮州人有一句很普通的口頭話，——「潮州免薦」。我在兒時聽到舊老常常講這故事，覺得頗有趣味，現在一字不易的寫在下邊：

——大概是在宋朝時候。潮州人在京師是闊的了不得。有一位綽號王老虎的，他的官階至少有一個部員資格，所以他和皇帝談天，好像家人一般，是不受甚麼「君臣之禮」拘束的。

有一天，皇帝問他潮州有甚麼著名的土產，他老人家恐怕若是說有了，每年一定要增加潮州人許多的負擔；——因為專制時代，地方出產有著名的土產，一定要轉運好許多去皇帝跟前薦貢，——若是說沒有，理由又不十分充分，他眉頭一蹙，計上心來，隨着說：「有是有的；不過不甚可口。」

皇帝笑着說：「你可就容易得來的，帶些來試一試！」

於是明天王老虎就命一個僕人，捧着一大碗上面是薯蕷下面是蘇木薯的東西，自己跟着到皇宮裏去，彼此相對坐下，皇帝吃一塊，王老虎也跟着吃一塊。但是皇帝吃的是上面的薯蕷，他老吃的是下面的蘇木薯。皇帝才吃第一口，口就張不開，臉皮立即起了「山水家」畫就的皺紋，連眼睛也支撐不住，眼皮皮睖得緊緊的，說：「這東西你們潮州人吃得下去嗎？」

他老自由自在，一口一口的，吃得滋滋有味，等到吞下肚子裏去，才說：「這就是我們潮州人頂刮刮的食品！」他這樣陪答之後，嘴裏還在嚙着餘剩的薯蕷。

皇帝漱了幾十次口之後，眼睛才張得開，看他老還在一塊一塊的吃，很佩服的說：「你們潮州的東西，可以免薦，……免薦。」

他便磕個響頭，謝了恩。

四 紅皮屨與抱雄雞

我記得入學的頭一年，是在九歲時候。那時足穿一雙紅皮屨，手抱着一隻雄雞，跑到書齋裏去，把雄雞縛在書桌的一隻腳上，拜了孔夫子和先生之後，就雙手捧着一本「三字經」給先生上書；上好了書，就呆坐在書桌上亂嚷。

這刻着深痕的印象，現在還記憶的很清楚。可是怎麼要穿着屨子和抱雞子的來歷，我就有些莫明其妙。

到了後來，才聽見人家說到這個典故，是一個了不得的典故，一個包含着好意義的典故。

林大欽是潮州的一個「狀元」。可是他少時家裏很貧，沒有錢買鞋子。他的父母又不忍兒子失學，所以要入學的時候，就買隻屨子給他穿。然而普通屨

子的上面，是縷繩結成的；他因為世俗習慣，是以紅色為吉祥，所以他改頭換面，以紅皮代替縷繩，算和平常表示分別。

他穿着襪子，要跑到書齋裏去，恰巧在路上碰着個寓文藝於賭博的人兒，標着一句「雄雞頭上髻」的對子給人們對；對得着的，那隻雄雞就是勝利的獎品；若對錯了，就算輸了一文錢。林大欽看一看之後，心裏頭就想到有一句可以對得上的。他的手就下意識地在荷包上摸一摸，剛巧摸到一文錢，就想和他打賭。於是一頭放下錢，一頭說「牝羊項下鬚」；好不好對。那設賭的點一點頭，表示對着的意思。那隻勝利品就給林大欽抱去了。

他歡歡喜喜的抱着雄雞，拖着紅皮腿，跑到書齋去。後人因為他占了「鬚頭」，很想子弟能够和他一樣，所以也模仿他的樣子，這就是入學穿紅皮腿和抱雄雞的「點來歷」。

五 先生不及後生長

林大欽入了學之後（舊時謂給宗師中選的叫做入學）因為家裏很窮，就仗着筆墨生涯，做起「舌耕」的勾當來。他初出茅廬，就給一個富家翁聘請去課他的子弟。林大欽雖然是個少年教師，却「才儲八斗」，「東賓相得，自不待言」。

後來因為他的東家要請新婿，先生自然被拉去奉陪。那新婿原非他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翁萬達。可是那時翁萬達還是個白面書生，并未手握樞要，彼此俱係讀書種子，語言自然投機。

然而時間既至，酒席安排就緒，遂請新婿和先生上客廳就位。我們潮州人對於請客的位次，是很講究的，論理，這次的首位，是翁萬達的，可以毫無疑

義。然而因爲翁萬達太老於世故了，自然要客氣點，謙讓者至再至三。那首位終不敢坐。而那教書先生的林大欽，看得不耐煩了，經他一推再推之後，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坐下去。

可是這就有些對不住翁萬達了。而且翁萬達看他是新進小生。乃敢妄自尊大，僭坐他的高位，心裏頭實在過不得去。所以一面吃喝，一面在想作弄作弄他的方法。

吃到半席光景，翁萬達就首先提倡說：「席上無可消遣，實在覺得無聊。我們都是讀書人，等我出個對子給先生對一對，可好？」

林大欽毫不遲疑地說：「妙極妙極！請你快說！」

翁萬達想一想之後，說：「眼曾子，（曾原是睛字借音）鼻孔子，曾子反居孔子上。」他的意思是諷刺林大欽後生而妄坐大位。

林大欽不假思索，隨着答道：「眉先生，鬚後生，先生不及後生長。」

他的東家聽了，便哈哈大笑的說：「先生實在對的高明！」
然而翁萬達却默不則聲。

六 隱士難倒進士

陸竹溪是一個厭世主義者，——隱士，他隱居在一個離城不很遠的鄉間，耕種樵採，是他的唯一的生涯。他爲生活所驅遣，所以常常到城裏去賣柴。

有一天，他肩挑着柴在街上叫賣，剛巧碰着吳進士衣錦還家，轎的前後，有好多人在呼擁着。他的跟人，就提高噪音叫路人迴避。陸竹溪給他一嚇，心裏有些不滿，便把他的柴安放下去，坐在柴上，休息一休息。吳進士的跟人益發如老虎展威，咆哮起來。他老人家躺在柴上說：「進士爺通不通呢？」

「通不通，干你鳥事！若是不通，那會中了進士！」跟人挺着胸就着指說。

「既然會通，我說句對子給他對：如果對得着呢，我當然避他；若是對的

不着，論理他應該避我。謝謝你代爲通傳！老哥！」他說得很從容，毫沒半點火氣。

經過跟人通傳之後，吳進士以爲對對是文人韻事，也欣然應允；並請陸竹溪到他轎前晤談。陸竹溪見了吳進士，照例應酬幾句客套的話，便打入正面說：「天口吞，口天吳。陸竹溪在此臥薪嘗膽，意欲吞吳。」

吳進士聽了，知他骨子裏含着歹意；而且有古典，有現景，一時實在不能驟對；隨吩咐轎夫，打轉轎子，改道揚長而去。

後來一個「知府」打探出他是個「蓄道德而能文章」的隱士，很想和他相見，希望博得「禮賢下士」的虛名。所以在深秋時候，天朗氣清的一天，便坐着轎子，登門訪候，很像三國演義裏頭劉備三顧茅廬的樣子。陸竹溪探知他的架子太高，自己先避到山裏去。及知府至門時，他的妻子就說着「人沒在家」一句很簡單的話。

知府自知是太張皇了，所以他託故不見。幾天之後，他只着便衣帶一個隨從同來，這一次果然得接見了。

然而貴人跑路實在是趑趄不前，雖然路非遙遠，而抵「茅廬」時，日頭已在中天矣。這了不得的貴客，在常人一定要窮盡山珍海味，以供一饌；他却毫不客氣，以一頓家常便飯，就算了事，這實在是很難得的呵！

七 賣筆商人的巧對

那個教書先生剛在午睡的當兒，突然來了一個賣筆的商人。那商人實在太不守分了，他看見案上堆疊着許多學生做好的文章，就想於賣筆之餘，來賣弄些「筆墨」。把那些堆疊着的文章，有的密圈，有的碎點，有的批，有的改，恰巧工作完竣，那教書先生翻一翻身之後，打起幾個連珠的呵欠。右手揉一揉眼睛，不倒翁似的坐起來。睜開矐矐的睡眼，陡然發見教案上坐着個不識面的人兒，手執着筆，在端詳學生們的文章。他於是喀一聲不自然的咳嗽，以提醒那聚精會神在文章裏頭的客人。

可是經他這一聲沙啞的喀咳之後，那客人如夢初覺地抬起頭來，不由自主地點一點頭，同時隨帶哼出一整個的「哦」字來。

那教書先生越看越明白了，他旁邊放着很多的筆子，這難道不是個賣筆商人麼？以賣筆商人的資格，而僭坐了先生的位次，這是何等的可惡，何等的僭越，何等的不應該。於是他從床鋪上溜下來了。

「你是個甚麼東西？而敢妄據高位，亂改文章」。教書先生見到他塗改的文章，益發生氣。

那賣筆商人站起來說：「冒犯！冒犯！我因為沒事做，所以拿幾篇來消遣消遣」。他一頭說，一頭拿着改好了的文章踱靠教書先生，送給他看，教書先生接過手之後，轉向床鋪上一丟，目不轉睛的說：「誰叫你改？誰叫你改？筆不賣，倒思來賣墨」。

這實在太難爲情了！一身好本領，本來是想要邀人們的青睞，那知倒討了一場沒趣。於是不得不展展手脚，以爭回一點臉面，說：「平白無故塗改人們的文章，實在對不住；但是先生在這樣體面的書塾授課，一定是飽學高才，不

學無術如小的，現有一個對要請先生指教」。他頓一頓之後，隨口說：「賣筆商也，教書師也，師與商也執賢？」

在這大庭廣衆之中，那先生要推諉，實在有些說不出口；而且他的東家聽到辯嘴的聲音，不知書齋裏發生了甚麼意外之事，也想出來排解排解。誰知一蹣入書齋門裏，就聽見賣筆的在念對給先生對，那東家雖非由科場出身，却也好弄些俗下文墨，這時恰巧碰着這有趣的韻事，兩足爲好奇的心思所驅使，便不由自主地踱靠那賣筆的身旁，打聽先生如何對對。

那面紅耳熱的先生，見到他的東家也出來觀熱鬧，益發不好意思推辭。然而牠的肚子裏又毫沒半點東西，好像孤舟在大海茫洋之中，碰着颶風，環顧左右，却沒有得到救援的機會。在這當兒，實在要把那先生呆住了。

然而在那絕望之中，仍有一線生機的希望。這時湊巧是紅日當空，午時將屆，所以他慶幸得到推諉的機會，說：「我要上書了，沒閒工夫和你弄這些玩

意見。」先生一面對賣筆的這麼說；一面號令學生們來上書和背書。那賣筆的知道他實在沒能力可以對這個對，也就捲起筆包，三步兩步跑回旅店去。

聽說後來那賣筆商人，居然代替那教書先生而也做起教書先生來了。而且得到他的東家的愉悅，尊敬，佩服。這賣筆商人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後來點了翰林的邱玖華。

八 鑰匙是開醃菜甕用的

黃奇遇是一位窮苦不過的教書先生，他每年所掙得的十多千錢，要供給一家六七口的老少作食用，所以他自己對於衣食這方面的用度，可說是節縮到了極點。

有一年，他在一個距離他的家鄉不到十里的小村落裏教書；這村落雖然不過百餘家住戶，但是却有一家了不得的富人。其餘的也是入能敷出的中產階級；而且又是他的同宗，以道理論，自然要得到他們格外的待遇。

然而天下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假使他是個有財有勢的秀才，——當時他已經入了學——他們的禮貌，或者要周到一點。他偏偏是個一貧如洗的窮儒，他們雇——說不上請——他來教幾個小孩子，也不過和雇個牧童來看幾隻小醃鴨

「一樣，那裏有什麼『尊師重道』的鳥誠意呢！」

這教書先生原沒理會出他們的用意，因為下飯沒東西，常常叫學生們到家裏去討醃菜。然而開頭一二次，或者還討着些吃餘的；後來就家家都異口同聲的說：「鹽還沒開。」

他怎麼不買些魚和肉來下飯，偏偏要到學生的家裏去討醃菜呢？這和晉惠帝探聽天下人民飢荒的了不得，他還說「何不叫他們買點肉糜吃呢！」同樣的優。他一整年所入的十多千錢，買米還慮不夠，那裏有餘剩的來買魚肉呢！這迫不得已到學生家裏去討醃菜的下策，難道是他所喜歡的麼！

他既得不到醃菜，只好用鹽代替罷了。幾年來過着這鹽生活的光陰，也同那過青魚肉生活的人們，同樣地非常迅疾的過去。不意那一年是「大比之年」，他像久蟄的昆蟲，逢到了春日，也想跑出來活動活動，希望擺脫掉那窮苦的生活。

可是這一科實在是僥倖之至，他居然中了舉人，接連着又成了進士。在科舉時代，得到一名進士，實在同登天一樣難。所以他的光榮，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當那「捷報」到家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家裏因為糧食缺乏而起恐慌。——不但恐慌，舅姑同媳婦還胡鬧到家裏七顛八倒呢。可是一得到捷報，肚子也不餓了，家人也好了，眼巴巴的等着「新進士老爺」回家！

約莫個把月吧，進士爺的船快到了；可是因為潮水退了的緣故，那船駛到他的「舊東」的村前就停住不能前進了。村裏頭的人，因為有「東賓」之誼，而且又是館屬同宗。那平素在村中稱為首屈一指的富人，也率着子侄屈駕到船頭來歡迎了。見到那船停着不動，自己出手出脚的，號令着衆人，來幫助推移。新進士爺看看這般情形，心裏老大的不自在，提高喉嚨對衆人說：「水大船自浮，不敢煩勞諸位叔孫費氣力！」

停了一刻，潮水果然來了，那船自由自在地順着流回到他的鄉里去。

那些「舊東」，一個個都手忙腳亂，備辦了山海中珍貴的禮物，來同進士銓接風，並致祝賀之意，他老很客氣，傾囊倒篋的都收起了，同時每人的櫥底裏放下一枝鑰匙，算是一點薄薄的回禮。

「舊東」們得到這些莫名其妙的回禮，發生了種種推測：有的說，既然有鑰匙，後頭一定有一只扣着鎖鑰的箱子；不然，他斷沒有給人們以鑰匙的道理。大家討論的結果，還是後頭還有箱子的理由比較充分，於是各人把各的鑰匙拾起，藏在最堅固而看守得最周到的地方，眼巴巴的望着那只箱子的到臨。

可是一天二天三天……的等了好幾天，消息却還是渺然，人人的心裏不約而同的忖度着：「難道做了進士爺還有欺人的麼？」這樣再耐着心等了幾天，仍是個渺然，於是衆人等得不耐煩了，最後的解決方法，除了派出代表去質問，沒有別的良策。

然而他的答語很簡單，不過整整的一句：「是給大家開醃菜鹽用的」。

九「凡事跟大丈」

一天，阿三因爲岳父生日，做「半子」的，當然要去給他賀生日，這是義不容辭的。

可是阿三有點從母胎帶來的傻氣，所以他要去做新子婿的時候，自然要在他老婆的跟前領教。然而做客的方法，可說是千變萬化，不可捉摸，一部十七史，將從何處教起呢？

阿三的老婆費了許多心思，還得不到一樁好的辦法；於是只得於沒辦法之中，杜撰一種消極的辦法，——凡事跟「大丈」。

祝壽的那天，當然賓朋滿座，親戚聯翩。筵席開始，子婿們團聚一桌，在吃五湖四海般的盛饌。那大排場的吃喝法子，自然要比平常的特別文雅，才不

至於在人前獻醜。潮州人的筵席上，不特酒肴要豐足，就是果子也屬必要的東西。有時果子缺欠，甘蔗也可以代替。那時席上的果子，恰巧夾雜有甘蔗在裏頭，這甘蔗是一段一段，用刀子切成一寸來長的模樣。「大丈」於酒菜之餘，用快子夾一段送入口裏，經幾番咀嚼，才把蔗汁嚥下去。然而要使吃法文雅一點，不便在人前吐出蔗渣，就利用手巾在嘴邊一揩，那蔗渣就於無形中從手巾裏轉送到地上了。

那傻子像在廣場中看把戲，看了好久，還是摸不着頭腦，他肚子裏暗暗驚奇道：「怎麼大丈吃甘蔗，連蔗渣都不見了？難道連蔗渣都吞到肚子裏去不成？」他那時就聯想到老婆的一句「凡事跟大丈」的格言，大丈既然吞得下去，我若是吞不下去，還可以算是人麼？他於是把蔗汁連渣，一口氣吞了下去。然而當他吞下蔗渣的時候，柔魚拌豆粉條的珍珠，已經上起來了。大丈剛由箸邊入口裏的當兒，見妹婿吞蔗渣吞得鼻竊，眼瞪，喉直，情不自禁地大笑起來，

然而立即又覺得不好意思，想把笑聲倒嚥下去；但是這一嚥可了不得，那剛才下咽的豆粉條，因為氣逆的緣故，便走錯了路，由喉嚨倒送在鼻孔出來。座客見到這般情形，不約而同的笑得幾乎連口都合不上了。然而他人雖在那裏盡情的笑，他却全不理會，暗暗叫苦，這是什麼緣故呢？

他剛才出盡平生之力，「那蕪渣才不很順溜的吞到肚子裏去。怎麼他的大丈又把豆粉條從鼻孔倒穿出來呢？」這「牛兒穿鼻」的戲法，我實在是外行，大丈太難爲人了」，不由得他的心裏不這麼說。

然而圖窮匕見，他不得不老實地招供了：「吞蕪渣還可勉強做到；「牛兒穿鼻」，我實在學不來。大丈！原諒我吧！」

十 聖君嘴

因為宋帝昺會逃亡到廣東來，所以民間也有附會的傳說：

距我鄉四十里，有個地方叫坡頭的，那裏有一大山，名「歌頭大照」。然而牠的頭之所以會歌，聽說是宋帝昺會「蒙塵」到山脚下住宿。這山的頭，本來是不會歌的，但是宋帝逃亡到這裏，心寒膽喪，眼睛也因之而昏花。一天，他走到山腳下去賞玩景物，抬頭一看，怎麼山的頭部歌了許多？他對左右說：「啊呀！山的頭怎麼會歌下來呢？我們住居在山底下，實在是很危險的。不如及早遷移到別的處所去罷！所以這大照山，從此就變成歌頭的了。」

可是當他住在山腳下的時候，房邊有一條山溪，產了很多的魚蝦螺蛤。鄉民在溪裏撈捕到貴重的東西，自然爭先持到御營裏來喚賣。這麼一來，很希奇

的故事，就因之而成立了。

平常我們小百姓吃螺，自然要打破了牠的尾，然後放到鍋裏去煎；煎熟之後，牠的肉就容易吸到嘴裏去，那「真龍」天子對於烹螺的法子，自然也不能獨居例外，但是他吃着這螺的味道非常之好，就把吃剩而熟透了的螺，命侍者送到溪裏去放生，從此就蕃殖起來了。

還有一種青溪魚，形狀生得奇怪，和平常的魚類迥不相同，牠的身體，一面赤色，一面白色，那面赤色的，就是因為煎熟了，宋帝吃得很好吃，就放些到溪裏去傳種，從此這魚就生生不息。煎熟了的東西還可以放生，這是表示皇帝的「聖君嘴」之所以聖，實在是了不得的。

十一 秀才釘不上去

從前科舉的時代，所謂「士」也者，是位居於四民之首，所以一穿儒衣，就擺起妄自尊大的臭架子。可是他除了死讀幾句「子曰詩云」而外，是一些常識都沒有。所以在科場考較的當兒，往往鬧出使人絕倒的笑話。

李道範是個拘忌氣習很深的「老舉子」。有一天，他要赴科場應試，雇個腳夫，挑着行李出門；可是在舟車不便的時候，自然要跋涉長途，而後能達到目的地。

他既然到了科場，自然要租房子，理鋪陳。那腳夫是長期雇來的，所以也要盡些別的義務。當他要掛上蚊帳的時候，當然要先釘釘子。但是那像石頭似的牆壁，任你出盡了生平之力，總是不能傷損牠的毫釐；而那鐵釘的本身，已

經鞠躬似地彎下腰去了。他見到這般情形，知道已不可救藥，口裏亂嚷着：「秀才！釘不上去，釘不上去。」

這麼一來，李秀才就老大的不高興。這釘釘的釘字，和那中式的中字，在他的鄉音是相同的，釘不上去這一句話，難道不是暗示他這科的功名沒希望麼？想到這裏，一把無明的火，從心的深處，湧了上來。嘴裏立刻發出命令式的語調說：「沒出息的忘八，快給我滾！等我自己來幹罷！」

他經這一番毒罵，另換一釘，益發要用力的把釘釘上去；可是那鐵釘仍然鞠了一個深深的躬，他無奈牠何，又不敢再則一聲，只得一面連呼：「秀才秀才」；一面翹起食指一彎，像鐵釘彎下去的樣子。

李秀才把頭一搖，望靠椅一倒，眼睛緊閉，那死屍啊，哭聲啊，都在他的眼前表演了。

十二 小財主與小偷

阿來是一個小商人，在棉湖作點雜貨的小生意，因為省吃儉用的緣故，就積下幾文錢，所以人家都稱他「小財主。」

有天晚上，他賬務料理清楚之後，就熄了火睡覺。他一方面臥在床鋪上，一方面盤算着生理的根源：錢怎樣掙，貨怎樣辦，心思運用的太過了，覺得精神清醒了許多。任他緊閉着眼睛，那睡魔終究不肯降臨，然而事有湊巧，在那靜寂得和死一般的深夜裏，陡然來了罕見的響聲。阿來開頭疑心是老鼠作怪；然經過細辨之後，才發覺是人竊而非鼠竊。

阿來辨認既真，就不倒翁似地坐了起來；並且在床鋪下摸得平日預備下來的利器，呵叱一聲，幾乎震動了屋壁。他的妻兒聞到叱聲，也不約而同的起來

幫助。可是這小偷兒是新入盜籍的，一聞呵叱之聲，不免手忙腳亂，正想要「脫免」似的逃了出去；可是他的店夥已經一齊圍攔來了，就把這小偷生擒活捉到阿來面前來。

阿來見他生的狀貌非凡，料必是迫而出此；況且要解到官廳去，又須賠了許多錢。他算盤在舌下盤算的很真確，於是心裏就生出了一條妙計。他對小偷說：

「我想你必不是喜歡做賊的，因為求生無計，所以逞而走險。但是古人說：『放生比較打死好。』我現在給一條生路你走，不知你怎麼樣？」

那小偷聽到有生路可走的一句話，自然歡喜不過的；於是情不自禁地磕頭如搗蒜的向阿來說道：「我實在是迫不得已而出此的，大爺倘肯救我這條狗命，便是我的再生爺娘；這天大的恩惠，我就是死後也想報答的！」

阿來於是在賬桌下面摸出一貫久藏而生鏽的銅錢，送給那小偷，叫他去別

尋生計，不可再做那「作姦犯科」的把戲。

說來奇怪，這小偷得來爺一貫錢之後，果然痛改前非，向光明的道路走去；然而前面的牆壁很多，東奔西走，總是碰到很堅硬的牆壁，所以沒有多久一貫錢就變為烏有先生了。

那偷兒既然求生無門，又不甘白白餓死；又復高攀了從前的一班夥友。但是他經過一次失敗之後，這遭却不願再演那樁故事了，那些夥友却容不得這個幫閑的朋友，所以給他一封薦信，薦到南海裏島嶼上的朋友們那邊去入夥，也得減輕一口的食用。

可是他到了那邊，大為渠魁所重視，他又什麼事都幹得來；不久，渠魁去世，他就繼起為那羣海盜的首領了。

後來阿來的生意一天一天的興旺起來，他積存的錢，既然多了，心想：棉湖這個小小地方，是不能發展到那裏去的；於是就想起做些海外的買賣。但是

潮州除了白糖之外，也沒有別的出色的土貨，所以他就買了好多的白糖，僱了幾隻紅頭帆船，運載到蘇州去賣。——那時上海還沒開做商埠，所以市場要算蘇州爲最盛。——可是生意做了一次二次三次，……以至不知幾次，也就掙到了好多的金錢。

有一次他配運的白糖，非常之多；在蘇州賣了之後，他想：何不把賣糖之款，盡數買辦爲蘇貨，回潮州去賣，必然一舉兩得。打算既定，便照着計畫進行。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也有難料禍福，舟行至中途，突來許多賊船，把阿來的貨船，團團圍住，船裏沒有利器，不能抵抗，那貨船給那班海盜劫去了。阿來在船裏覺得上天無梯，入地無門；家既然破，生存也無益，於是就焚起香來，深深跪在船頭禱祝天父，說：

「想我阿來，別無過惡，雖然掙得幾文錢，也從千辛萬苦而來，怎麼今日死於海裏？天呀！天呀！……」

他說畢，正要蹈海。誰知船艙跳出一位強漢，摟住了阿來的腰。阿來的心跳得更加利害，他頭也不敢仰起，眼皮也不敢張開，只略把頸項延長些，以待刀鋸斧鉞之加。那知天下事往往出於意料之外。你道這摟住阿來的是誰？原來就是從前被他放走的小偷，那小偷把阿來抱入船艙裏，跪在他的面前。阿來略把眼皮撐開，起初覺得面善，但是已忘其姓名。經過一番思索之後，才從腦筋裏擁現着模糊的形象。

「我一時忘記了，你怎麼也在這裏？」他乍驚乍喜的發出這二句顫音的話。

「我自從受了大恩之後，本想尋些正業，但是失敗了好幾次，又不得不走上這條路，恩人！我聽說你這幾年發了大財，我實在歡喜。這遭幸虧你落在我的手裏，不然，一定財破身亡！」他說至此，不禁唏噓起來。仍繼續說：「事既如此，請到我山寨裏宿一個夜，等明天送你回去，貨物却一點不致損失。」

阿來聽到貨物一點不致損失這句話，好像死中復生，不得不唯唯聽命。

可是這一夜真長，可說是度夜如年。看看東方既白，阿來便下牀更衣，預作歸計。然而這還歸去，不特物還原主；而且得到夢想不到的幾船籐。他說：「這是搶人家的，在山寨裏沒得用處，所以送給你細糖；並且答謝你的恩惠」。阿來既得歸家，歡喜自不待言，後來把籐打開一看，滿裝着雪亮的王寶。

十三 「壽至林德容」

航船行內河，有風的時候，掛起了一片風帆，船夫自然可以毫不費點力氣，而那船自會飛也似的前進。有時天公不做主，竟沒有一點風，或雖有大風，而却是逆來的，那船夫的氣力，當然要賣的便宜一些。

林德容本是一個船夫，可是他的船無論是風順風逆，總要比較他人的抵埠快一點。在神話時代，人們一定要製造出許多有鬼神輔助的怪話，而不知他是全靠人力，不靠天功的。

這個年頭兒，科期快到了，林德容的船，給許多武童們雇到科場去。他的船是包載來回的，所以只得在河邊老等，因為林德容氣力大的緣故，常常跟隨在武童們身邊，幫他們每朝習武時的忙，耳濡目染，自然而然的，也學會了弓

石的種種武技。有時武童病倒了，他就代替武童出馬，居然得到很好成績。所以他的船一到了科期，賜顧的主顧，一定要比較別人的多，後來由縣試而府試，而學使試，而會試，而殿試，他們總要集重資雇了德容同去，一則船可以比別人的快到些，二則可以幫他們的忙。

他的原名本來不是叫德容的，因為這科過考的一位武童病倒了，這武童名叫德容，他就頂了這名入學。由是進而鄉試，而會試，一帆風順，這樣取功名，在他是如拾地芥的。

相傳滿清時，康熙不知從那裏得到一句讖語：是「壽至林德容」。專制時代，能够做了皇帝，可說是富貴已極；他所最駭怕的，就是這個「死」字，他把讖語記住在心，所以在殿試的當兒，點名點至林德容三字，眼光一亮，抬頭端相着，不過是個三十來歲的青年，隨時回憶到那句讖語的壽字上去，龍顏不禁大開，細忖將近六十的年紀，和這青年同其壽算，至少尚有二三十年的快樂。

日子跟在後頭，因為這個緣故，這一科，沐德容居然得到狀元的頭銜。

林德容既然得到這意外的榮寵，又大邀所謂真龍的青睞，由是出入宮闈，與康熙同起居，同飲食，就是同胞兄弟，也沒有他們的情感。可是有突來禍，也有倏至的禍，德容一夜出外會客，內侍持着康熙御用的燈籠跟他出去，朝臣望見燈籠，誤會是康熙皇帝出宮，納頭便拜，林德容慌忙回禮，並且說明他並不是康熙，大臣因此含恨，千方百計的想謀害他，終於用藥把他毒死了。

十四 海濱鄒魯

我曾經在我們的縣公署裏，見到一塊上了年紀的字跡模糊的匾額，裏頭寫着「海濱鄒魯」四個足有方尺大小的顏字，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可是望文生義的推想出來，我們揭陽雖然不是直接臨濱南海，却是處在南海之濱；既然可說是海濱的鄒魯，一定有什麼善良的風俗，可和鄒魯媲美地方。因為鄒魯是孔子和孟子兩位聖賢生長的地方，他的風俗，受了聖賢的薰陶，一定要比較別的地方強。我們這蠻荒的縣治，（？）居然有了鄒魯的遺風，這豈不是一樁頗足自詡的光榮事情麼！

我的腦子裏給這四個字刻了很深的印象，所以雖然久而久之，也不會忘記，常常在舊老面前打探這「海濱鄒魯」的典故，有的却說不知；有的雖然會

知，說出來却很含糊，還是不能滿足我的求知的慾望：最後才由一位忘了姓名的老先生對我這樣說：

從前有一位到我們縣裏來做官的，他的政治才雖然不很出色，但是却能够按部就班，盡他的職責，所以我們這縣裏的小百姓們，也就相安下去。雖然沒有什麼好感，却也說不出什麼惡感來。

有天，這縣知事老爺，突然得到他的家信，說他的老婆在家裏產了男兒。他老的年紀，雖然是四十以上，却常有「伯道」之憂。這回得到這個消息，他的欣喜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明天他就請到全縣裏許多紳士和有名望的人物，到縣公署裏作湯餅之會。許多紳士們都很駭怪，交頭接耳的說：

「知事老爺到我們這縣裏來，雖然沒有十年八年，却有三年頭了。他雖然沒有帶家眷同來，却沒有探聽他歸家一次，怎麼這回忽然就報他生兒子呢？」

「這實在是件奇事，等我在席間問問他的究竟吧。」一個喜說話的少年紳士扮着臉說。

筵席開始，高朋滿座，自然是不用說的。縣知事做起東道，那是要忙個不丁。然而滿堂的恭喜恭喜之聲，是不絕於耳的。從沒有一人發出半句懷疑的話調，所以在這大庭廣衆之中，空氣倒覺得異常沉寂，突然一句話，打破這沉寂的境界的，却是那位喜說話的少年紳士。

「知事老爺！這兩年可曾歸家？」

「沒有過一次。」

「那末，你老怎樣家裏會生兒子呢？」

這句話却把知事老爺難住了。他的家鄉的風俗，丈夫沒有在家，老婆會生兒子，本來是「司空見慣」的尋常不過的事，怎麼這位紳士倒問起我來，難道他們這地方沒有這風俗不成？他肚子裏這樣想着，口裏却這樣疑問着：

「難道你們這縣裏沒有見過這回事嗎？」

「噢！」大家都情不自禁的笑起來了。

一位鬚鬚齊臍的老紳士，覺得不好意思，便站起來說：

「不瞞知事老爺說，我們敝縣却沒有這種風俗，所以大家都希奇起來了，請老爺不要見怪！」他一面向知事老爺解釋陪罪，一面却使着命令式的口氣說：

「你們在知事老爺台前，不要這麼無禮！」

「你們這地方實在是海濱的鄒魯……鄒魯！」知事用很羨慕的口氣顫着音說。

十五 便宜了親人

「大人！看顧這班沒出息的宗人呵！」丁府門前來了一羣流氓似的人，這樣亂嚷。

守門的向外面一張，眉端不由自主地鎖住，那「什麼」二字，就脫口而出。

「大爺！我們告訴你聽，請你到大人台前代爲通傳，那就千感萬謝了！」那羣流氓對守門的，用十二分的敬意這樣哀求。

「你們有什麼事呢？快說快說！」

「我們姓了個丁字和大人相同，實在辱沒了大人。但是全鄉三百多人，平素是守分耕種，不敢絲毫染非分之事。這這方軍門辦清鄉，我們鄉裏被他開了

十多名匪徒，聽說家大人和方大人是至要好的，所以要求家大人費一點心。」一個薄嘴唇的鄉下人當了代表，很流利的說。

「哦！原來如此。可惜大人尚未起床，你們可在門外等一等！」本來不是大人還未起床，是守門老爺得不到油水，所以機關就不很滑溜。

點油的事情，在那羣天真未鑒的鄉下人，實在連做夢也未曾夢到，所以他走去探問了好幾次，所得到的答語，和起初是一字不差。

日頭已經將要下山，那羣像請願的流氓，着實等的不耐煩了。正想要收隊回去，其中有一個較活潑的鄉人，像得到意外的寶貝似的對大家說：「我們實在有些懵懂，情理不通，那裏找到門路！天昏還說不起來，天下豈有此理！」

經他這一揭發，大家才由黑暗得到了光明；於是湊集了四百銅錢，包成一個很大的封包，很急速的到那守門老爺台前，他才笑容可掬的說：「不用多

費，現在大人一定起來了，你們等一下子吧。」

「財可通神」這句老話，實在是由經驗而來。那守門的，這回不但把鄉人的話一五一十的說給大人聽；還要節外生枝的，形容出鄉下人的眉彎額皺，以希望打動了大人憐憫宗人的心。然而丁大人卻沒表情的說：「叫他們暫且回去吧！等數天之後，我如果命人叫他們來，他們才可以來。」

守門的莫明其妙地只得原文不易一字的報告給鄉人知道。可是過了幾天，方軍門到丁府來拜會，丁中丞果然命人通告鄉人，叫他們扶老攜幼的來丁府呼冤。方軍門覺得奇怪，忙問丁中丞道：「門外這樣喧嚷，到底有什麼事情呢？」

丁中丞扮出很忸怩的樣子，終於用別的話避開。方軍門莫明其妙，又很關切的問道：「你我誼屬至交，如果有須我幫忙的地方，你儘管直說，小弟斷無

不代爲盡力之理。

這麼一來，丁中丞才故作吞吐的說：「唉！說來慚愧！不說又似乎對不住大人，剛才在門前呼哭的那羣流氓，原是我的同宗，因爲不務正業的緣故，給大人開着許多匪名。這羣沒出息的宗人，我是不高興去打理他的。像大人的宗族，出了好許多的出色人物，我着實羨慕的很！」他一面似道歉的應接着方軍門；一面吩咐守門的趕他們回去，以後不許他們再來這裏胡鬧。

方軍門聽了他上面一席似諷刺似羞慚的話，知他老是別有用意；所以終恐礙於情面，回衙後，立用硃筆把那十餘名丁姓的匪，統通加上一個大紅圈。

十六 吃虧在吃煙

古吳鄉近來因為發生了一件大案子，鄉裏的人民，平素是以農爲業；有個半個嘗讀幾句書，認得幾個字的，就算是鄉裏的智識份子。所以這天大的案件發生之後，是個個只知長呼短嘆、皺眉皺額；沒一個能够出一點主意，對於這樁事敢下一句斷語的，所以要解決這個難題，非請到他的同宗吳進士不可。

吳進士的大烟抽得很有意思。他們自然在他未來之前，要先籌備一副很考究的鋪陳，給進士老爺做臨時的煙牀。

有天，吳進士正在抽得心靜神疲，奄奄要睡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架子很大，算是古吳鄉很出色的親戚。他到這裏來，一方面是要施展自己的威風，使他們有所依傍；一方面是要使他們的對手，曉得他是個了不得的人物；而且要

到親戚家去，服裝尤其要考究一點。所以在吳進士的眼睛裏，他至少是個縉紳的領袖，或是個仕宦的舊家。他這漂亮的打扮，把進士老爺半睜着的睡眼，從夢鄉的途中吸了回來。他一隻手撐着床輔，一隻手揉着眼睛，坐起來說：「是你們的貴戚嗎？」他一隻眼瞧着幾個同宗，一隻眼瞧着那個新來的客人。

「是的。是我們一門很體面的親戚！」他們齊聲說，自己也覺得體面起來。

在蔡坤總的眼中的一個煙容滿面的老頭兒，一定是個鄉莊，所以他似理不理地點一點頭，就坐下去。

吳進士實在是個應酬場中的好手，而且很老於世故，雖然得不到對方的感應，他是熟讀聖賢書的，那句「禮人不答反其敬」的古訓，他實行了好幾次。所以他也毫不在乎的重躺下去，弄他的大烟。裝好了烟，他還是很多情的把烟筒伸過去，吐一句「請吸烟！」

蔡坤總也毫不客氣，像跟人替他裝了似的，躺下就吸。吳進士有些不滿，不得不問個究竟：「貴姓大名？還未請教，失敬的很！」

他不來有些忸怩，不大敢啓口；那幾個鄉人就替他說：「你不認得他嗎？他就是縣衙裏的蔡坤總爺。」

老總和進士的階級相差之遠，本來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進士老爺裝烟給老總吃，這簡直是開天地所未有的怪事！難怪吳進士一把無明的火，從心頭燒起來。手上的烟槍，照着蔡坤總的腦袋，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打過去，可憐蔡坤那個裝滿理智的腦袋，給他打得鮮血迸流。他們雖然七手八腳的去排解，已經來不及了。

十七 文曲星嚇跑羅猴

許多水木作工人，正在作得起勁的時候，旁邊站着二個小孩子，背着書包，像要入學的樣子。他們見到人們在上棟，呼呼叱叱，覺得很有趣兒，兩隻脚不由自主地帶住，抬頭觀望。林景拔忽見鬼似的嚷道：「棟上怎麼有一隻猴」？經他這麼一嚷，那猴在棟上翻個筋斗，墜到地下去了。那行同的雖然也眼睜睜的在望着，總看不見棟上有什麼東西。很駭異的問景拔說：「猴在那裏？猴在那裏」？景拔說：「已經墜到地上去了」。王兒還是疑信參半。可是求知心切，三步并作二步的跑到工場裏邊去。「哦！原來是人家在建祖祠」。王兒自言自語的說一句話之後，隨又問工人說：「司父！剛才棟上跌下猴子，你們可有看見」？

作工的半譏半諷的說：「你剛才在家裏醒了覺就來是嗎？已經『猴』在你母親的眼床頭了。不信，你可回家去看看吧」。說畢，大家哈哈大笑。（註）潮州土語「猴」就是爬的意思。

景拔雖然年紀還小，却也很乖覺，明知他們是在把他開頑笑，他却裝做不懂，背着書包，似跑帶跳的到學校裏去。

後來這些話傳到他的祖父耳朵裏，老人家却很注意起來。因為他每生一個孩子，必要請好幾個盲子來算一算命理怎樣，以估定他一生的吉凶。這回生了景拔，自然不在例外。但是這個八字，幾個盲子都不約而同的說：「這是大貴大富之命，恭喜恭喜！」

老人家聽到這項斷語，自然高興極了，那命金也必定要多送一些，以當作造就他的孫子的命理的酬勞。

他老人家在第二天的早晨，即親到工場裏去考察詳細情形，所得到的答

案，仍然是個「沒有」：他老人就有些疑心了。明明是她的孫子看見過，怎麼工人都說沒有，這難道是他的孫子錯覺了嗎？他又想這其中一定有緣故，我就到他的主人家裏去問問吧。

老人跑路的步伐，好像生了鏽的剪刀，一開一合，總要費好多的力氣，所以跑了好久，才算達了目的地，初入門的時候，本來要照例弄些客套。但是這回老人迫不及待了，所以開門見山的說：「你們建祠上棟的日子，是那個先生擇的」？

「是縣裏與中日館擇的。你老有什麼見教」？他一壁答，一壁擺好椅子讓坐。

「不客氣！不過擇這個日子上棟，先生可有對你們說過什麼別的話」？老人無心坐椅，仍站在一旁說。

「擇這日子上棟，先生本來也說不大好；但是因為我們要急於進祠，所以

勉強將就。先生也明白對我們說：這個日是羅猴日，幸虧有文曲星制住，所以還算可以』。

老人心裏一動，隨要把來由說明；但一轉念，不如不說穿他，免得洩漏天機，隨以乾咳一聲代之。

辭別歸家，他老在路上很覺暢快。他的孫子居然是文曲星了；文曲星是了不得的星宿啊！他又轉念這麼一個三家村，是居不得文曲星的。不如遷到別的地方去，讓他發展發展罷。

後來費了許多斟酌，才由埤子院鄉搬到棉湖去，林景拔就居然點了翰林。

十八 活埋

「大爺！你在吸大煙，打擾打擾！」農夫抱着六歲孩子走到森大爺煙床前，用很謙恭的調子說。

「來坐！你們父子同來，很好。」森大爺躺在煙床，說時口吐出無限煙雲，儼然是個煙雲製造所。

「孩子到這邊來坐坐！我問問你，你今年幾歲了？」森大爺伸長了手，作個牽攜的姿勢。

小孩子踟躇不前，臉上顯出含羞的顏色。他的父親覺得對不起大爺一片殷懃招呼的好意，於是用德邁的口氣說：「自家大爺叫你，怎麼不去呢？大爺肯招呼你，算是你的造化。」

小孩子覺得大爺的煙床怪好玩的，什麼東西都有，尤其是一根針也似的東西，像刺着龍眼乾在燈火上烘，越烘越大，這實在是生平所不曾見到的寶貝。龍眼乾本來是很甘很甜的，怎麼大爺不把牠含在口裏，而種在竹筒裏呢？小孩子雖然年紀很小，小心靈却起了個大大的疑問。可是又不敢直接去問大爺，只好裝在肚子裏想。

這回既承大爺的招呼，又得父親的推迫，於是含着探險的眼光，靠近大爺身邊去。剛巧大爺間接的把那龍眼乾吞下，化爲許多烟雲，在嘴裏半吞半吐的時候；那枝似針而長的東西，橫躺在他家裏不曾見過的長盤裏，他靜悄悄乘人不覺的，伸着手拿了來玩玩。森大爺煙既入肚，就想到睡鄉去遊玩，鼻孔裏裏發出微微的鼾聲。農夫恐怕打擾大爺的清夢，所以就帶着孩子回去。

農夫當時回家也很彷彿，沒有清查兒子手裏有沒有拿着東西玩；但是一到了家裏，他的老婆立刻發覺了。

「這不是煙挑嗎？你在那裏拿來的？」小孩子的母親很驚異的問。

小孩子呆立不響，他的父親才代答說：「剛才在森大爺的煙床上要，這一定是在那裏弄來的。」農夫一面應答老婆，一面質問兒子：「是不是？」

小孩子仍舊呆着不響。

他的母親發火了，厲聲說：「到別人家的地方，也好弄來別人家的東西嗎？這簡直是盜賊的行爲。如今幼小若不教訓，將來大了如何是好？」她張着巴掌，沒頭沒腦的撲過去。

她的丈夫倒很不在意似的，一手遮開了老婆撲過來的掌；一隻手推着兒子跑開，說：「小孩子曉什麼，等我拿去還他罷了。」

森大爺才從睡鄉醒轉來，一連打了十八個呵欠。他老本着歷來的經驗，知道煙癮來了；爲防患於未然起見，拿起煙槍，正想趕走那襲來的癮怪，怎麼那煙挑不見了？這煙挑雖然沒鴉片那樣緊要，可是沒了煙挑，對於煙事就一點不

能進行，癡怪也趕他不開。因為這個緣故，森大爺這時不得不動起雷霆之威，大聲嚷道：「誰拿我的煙挑？快拿來吧！」這二句話在森大爺固然竭盡平生之力；但是因為喉嚨爲癡怪所制住，終於氣大聲小，像破鑼的沙音。

家裏的人們，知道他的性子很不好，而鴉片尤其是他活命之源，所以大家七手八腳，四處尋找，可是毫沒一些影響。當大家正在忙亂得非常的時候，農夫却手握著煙挑，送到森大爺的跟前來還他。這時森大爺躺在烟床，已經有氣沒息，連一句話都說不出口，眼睛水汪汪的滴出了不少眼淚。農夫見到這個光景，脚步不由自主的縮住；預料大爺家裏，一定有很大變故發生，又不敢直捷地去問他，只發出口訥而帶顫的聲音說：「大……爺！不……要太……傷心咯！有……什麼事？……總要……寬……心設法。」

森大爺這時不但口裏說不出話，幾乎連聽官都失了功用；農夫委實不知因由，倒詫怪起來，心裏想：「大爺平日是能言善說的，什麼今天一句話都不肯

出口？只管躺着流眼淚，這是什麼緣故呢？」

農夫正在想得神，背後忽然來了如雷貫耳的粗管說：「煙挑是你拿的麼？大爺幾乎急死了。」

「不是我，是我的小孩子。」他把煙挑放在那用人手裏，逃也似的跑回家去。

明天，森大爺命僕人請農夫父子來說話。農夫見到昨天那般情形，本來是不敢再去；但是森大爺的命令，在他們鄉中，好像專制皇帝的聖旨。他叫誰，誰都不敢不去，所以農夫大着膽子，和他的兒子，一同在午餐後到森大爺的家裏來。他想不到昨日拿煙挑的事情，今天會有什麼了不起的變故，所以敢於很順溜的來到森大爺的煙床前，他站住的地方，距離昨天的，相去不過五寸。

然而森大爺那副陰沉的面孔中間，全不夾雜些微的笑意；比較起昨天滿裝着藹然可親的成分的容顏，實在有雲泥的分別，這不但教農夫收住了腳步，不

大敢進前；就是他的兒子的週身，也滿佈了跼蹐不安的空氣。

「昨天偷盜我的煙挑的，是你呢？還是你的兒子？」他用司法官的口氣，說出偷盜二字，顯然有羅織的惡意。

「大爺！不是我，是我的兒子。小孩子那裏懂得什麼，看見好玩的，就弄來玩，本不算什麼偷盜；如果有意偷盜，那就沒有拿來還大爺了。」他雖然是農夫，也知道偷盜二字，是不可輕易放過的。

「哦！你從那時學來的？怎麼能够說得這樣好聽。我在理鄉事的時候，是斷斷不容一條賊根苗兒存在的。古人說得好：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芽孽不折，將勞斧柯，這先天生成的賊種子，若是姑容他長成，將來一定害鄉，害族，害父，害母，所以我今天想要把他送去西面山坡活埋，爲的是要使你無後顧之憂，煙挑倒不算什麼大事。」森大爺說畢，叱令那羣如狼似虎的爪牙，抱着小孩，到山上活埋去。

森大爺的命令，上面已經說過，好像專制皇帝的聖旨，誰也不敢違抗的。雖然活埋小孩的事情，農人們是從來不曾弄過的；然而大爺既有命令，又不敢違拗他，只得忍心害理的去試一試看。

農夫聽到「活埋」這名詞，好像五雷打頂，頭腦幾乎暈眩，兩隻腳又似乎有站不住之勢，小孩子却呆呆的站着，雖然也聽到活埋兩個字，却不知道活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毫無恐懼的容色。

等到小孩被他們生擒活捉的去了，他知道大事已去，獨力也不能挽回了，只好流着眼淚，奔回家裏去報告給他的老婆知道。

十九 符咒

潮州的白糖，在從前是頂刮刮的名產，可是在汕頭和上海未開爲商埠之前，大家都是運糖到蘇州去販賣。許信春受了他父親的囑託，帶糖到蘇州去售賣，價值約莫二三千元之度。他賣了之後，把銀子收清楚，就跑到一個不知什麼名的山谷裏，去學書符念咒。三年之後，學成歸家，父母疼子心切，金錢的喪失，倒覺得不甚要緊；這遭能夠突然歸來，已是喜出望外。所以心肝呀，寶寶呀，等等肉麻的名詞，都叫個不住，況且他又說學得一身好本領，做父母的，更是心滿意足了。

他學得符咒等法術，歸家之後，常常試驗給家人看，倒也很有趣味。有一天，門前來了個賣雞鴨和鴨蛋的；因爲他的門前，是很熱鬧的大道，平時也有

人擺賣過；可是這回許信春要修整門面，使外觀好看一點，所以就硬板板的要趕走那賣鴨蛋的商人。那商人以為歷來是如此的，也就沒有好話回答他。這麼一來，他老就很生氣，想要顯一顯自家的本事，教人家知道他的手段高明不高明？

不知他的符如何書？咒如何念？不一刻工夫，那鴨蛋就不約而同的，統通跑到他客廳裏的桌子上，重重疊疊的排列得很整齊。

那鴨蛋商人，以為變起不測；細察形跡，又不是給盜賊偷去的。於是遍詢鄰居，才知道那姓許的有書符念咒的本領。剛才得罪了他，所以他就來報復了。他於是厚着臉皮，推開大門，進去和許信春賠罪；並且說明以後決不敢再來他的門前擺東西了。

許信春經他懇求之後，才說：「你既知非，可自己搬回去吧！然而桌子是平的，鴨蛋是滑溜溜的，排列的姿勢，是傾斜的，若是搬動一個，那麼全桌的

鴨蛋，必定要滾到地面上去的。商人爲顧全他的血本起見，終於不敢動手。

於是重復懇求道：「我實在沒法取回，請你再給我設法吧！」

信春一面吩咐他把筐搬來桌旁，一面口裏念念有詞，舞動着他手執着的旱煙筒，呵叱一聲，那鴨蛋不聲不響的跳回筐裏去了。商人歡喜的不得了，於臨回的時候，口裏說了很多千感激萬謝的話。

二十 筵席是由大便而來

陳北魁是個冒牌的國舅，平生很喜歡弄談諧的手段，一天，因為聽到他的族人很多背地裏的閒話：「說什麼既然做了國舅，對於宗族裏毫沒半點益處；又沒有請族人吃一餐半餐的大菜，這算成什麼國舅，國舅的體面在那裏？」

他實在沒有請族人吃大菜的機會。若是平白無故花了百幾十塊錢，辦了一餐很體面的大菜來請親人，又似乎不經濟。過了幾天，他想出條很好的計畫，自己既不用花錢，又可以請親人吃一餐大菜，以堵住他們的「不理的口」。

他的家鄉是一個市集，市門口有一條河，來往的帆船很多。他在點燈後七點鐘時分，就大踏步到許多帆船聚集的河濱去拉矢。那時剛巧許多船戶正在用晚餐，陡然聽見水面上有咚咚的聲音，起初疑心一定是近鄰的小孩子在河濱丟

東西，可是抬頭一看，却是個漆黑一團的人形，蹲在那裏拉矢。這個忍不住一句「他媽的」，那個也一句「他娘的」罵了起來。陳北魁很從容的故作一聲乾歎說：「你們這班下流東西！我的娘難道配給你們罵的嗎？你們的眼睛在那裏？你知道我是誰？」

那班船戶仔細一看，原來是國舅爺，不約而同的，一個個都掉出舌頭來。有的却加上聳起兩肩，在那裏打寒噤。

天色才亮，不好的消息，就電報似的傳到船頭來，說：「國舅爺夢到縣衙去控告你們了！大禍臨頭了！你們還睡得安穩嗎？」那船夫本來是賣氣力換飯吃的，別的人他都不敢惹，那裏敢惹國舅爺呢？所以得到這消息之後，全船的人，個個如坐針氈；經過了好多次的磋商，總以求和爲上策。於是選出代表到國舅爺府上去懇情。陳北魁知機會已到，功可以成；姑則託故不面，經他們再三懇求，才允接見。他起初還是用很苛的條件，來嚇一嚇他們的屁滾屎流；終

於以和平的口氣說：「你們既然知罪，處罰也可以從寬；但是最少就是設二十桌筵席，在我的宗祠請客，便可了。」

船夫聽到二十桌筵席的話，雖然不算少數；但是由幾十隻船共同負擔；每人的損失，當然不可說多。比較着國舅爺投一張名刺到縣衙裏去，即發生効力，那些如狼似虎的差役，飽了慾壑而後肯去的損失，自然是泰山之與毫末。所以他們經過一度磋商之後，便滿口應承。

明天筵席擺滿了宗祠，親人們接到國舅爺的一板請帖，一個個都歡天喜地，歌頌國舅爺的功德無量。有的在暗地裏，有的在肚子裏，都不約而同的說：「這樣才配做國舅！」「要做國舅就應該這樣！」口裏說着，肚子裏也噉噉咕咕應和起來；好像表裏相應，極表同情似的。

大家吃到半席之間，國舅爺站立起來，扮出在大會場公開演說的姿勢說：「諸位叔孫今日都肯來赴席，算是榮幸之至！但是你們可知道這筵席是從那裏

來的麼？」

席中一個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總是沒一個能够答這問題。

國舅又用很矜持的樣子繼續說：「我因為聽到叔孫們種種的怨言，所以昨晚在河濱大便，給那些船戶得罪了，我就罰他們二十桌筵席，來請請大家。」

大家聽到國舅爺上面的一篇演說，都這樣想：「原來這些筵席，是由大便而來。」他們肚子裏想着，立即覺得口裏就有些不可言說的氣味，——大便。

二十一 紙上之妻

謹愿的農夫饒阿寅，雖然常常出入於劉龍圖先生之門，也知道他是遠近傳名的畫家，總不敢開口請他畫一幅畫；也沒想到他的畫能够變成有生氣的東西。

一天，劉龍圖問阿寅：「你家裏可有老婆？」

阿寅說：「沒有：自己還恐不能養活自己，那敢想望老婆！」

「三餐誰給你弄飯？」

「自己。」

「不覺得麻煩嗎？」

「麻煩也沒法。」

「我想替你畫一個美人，你拿去挂在家裏，她就能够替你弄飯。你可要？」劉龍圖的手作着畫畫的姿勢。

「那有這兒事！？」阿寅似乎不大相信。

「我平日不撒慌，你是知道的。你如果有意要，我就替你畫。」

「那是我所不敢說的。」阿寅表現着無限感謝的神情。

於是劉龍圖立時伸張了紙，調均了色，執起了筆，舉手一揮，沒多久，一個惟妙惟肖的美人，就站在眼前了。阿寅不用說是千感萬謝的拿回家裏去挂。每天他要到田裏去工作，預備放些柴米蔬菜油鹽之類在家裏；等到回來，飯也熟了，菜也烹調好了，而那紙上的美人，依然站立在紙上，一動也不動。阿寅雖然想不透個中的奧妙，然而能够減省自己的麻煩，那也不必去知她的所以了。

人心是無滿足的時期的，得隴者望蜀，得寸者進尺，這是已往的好例子。

阿寅怎好獨居例外呢？所以他既然有了弄飯的人，又想自己在白天裏，雖然在田裏忙個不了，別的事也沒閑工夫去想。只是在夜裏獨個兒靜悄悄的，未免太難爲情了。因爲有了這個心思，就覺得那有名無實的紙上的妻，未免太不合實際了。

他這些話不但在心裏轉了好久，也常常在工作閑空的時候，洩漏在那羣同業的面前。有時還要徵求他們替他設法。有個很富經驗的老農夫點醒他道：「這個容易。等她弄飯弄得正忙的時候，你出其不意的偷偷把那張紙捲起，她就成了你的正式的老婆了。」

還附帶着教他許多如此這般的法子，他一一遵他們的祕訣去實行，果然克抵於成。

時日好像射箭一般的快，她做了他的正式老婆，已經寒暑十數易了。生男育女，亦有了三四個了。有天，這紙上美人對她的丈夫阿寅說：「做了這麼多

年的夫妻，現在是彼此都相信得過的了
瞭，恐怕牠要蠢壞哩。」

那幅紙放那裏呢？不拿出來瞭一

阿寅也沒想到她還能够歸回原籍，於是毫不懷疑地拿出來，展開一看，他的老婆已經依然站立在紙上了。

二十一 避實擊虛

潮州會館裏大家正在嘖嘖嘈嘈議決件像煞有介事的對付辦法，但是除了到南京去找鄉官丁日昌撫台大人，求他代出一點很輕很微的力氣，是沒有別的辦法的。于是由羣衆表決選出六位能言善說的代表，到撫台衙門去請願。

撫台聽知是鄉親們親來拜訪，也非常客氣留茶留飯，辦酒辦肉，算是盡一點同鄉之誼。可是鄉親們一提到是會館門前，給上海當地土豪，橫拋垃圾；致糞土山積，穢氣薰天；要求大人設法清除，那就功德無量的話，丁撫台却有些爲難起來。他心裏想：「清除糞土，本來是一樁很微小的事，值不得我親自去替他出力；但是土豪的勢力又很大，若是下一紙公文，給上海知縣，做明旗正鼓的幫助，本來也可達到目的。但是自己的身分，又不合做這些小事。」他在

臥牀裏「輾轉反側」了好久，才現出得意的微笑，自言自語的說：「有了！有了！」

明天他對鄉親們說：「諸位是少到這裏的，暫且到各處名勝地方去遊玩吧，等我徐徐辦妥之後，諸位方才可以回去。」

他們既然得到了撫台首肯，非常得意。一天，吃飽了飯，都是一齊到外面閒逛。然而一天二天之後，也遊玩得厭倦了；而且上海行裏的事情，總是糾纏在他們心裏，擺脫不開。所以常常在撫台前，催促他趕快去辦。撫臺總以「不要心焦！等我別的緊要公事理楚之後，緩緩來辦吧。」的話來搪塞。那班代表雖然個個如坐針氈，只得勉強忍耐下去。

約莫等了七八天之久，丁撫台才對他們說：「我已辦理清楚了，你們回去吧！」他又派一個隨員，護送諸位鄉親回上海去。

幾個代表一個個的肚子裏都懷着鬼胎，莫明其妙的想：「他既肯給我們

辦，怎麼不對我們說明白，這簡直是沒有辦，不肯辦就是了！『求人如吞三尺劍，』我們回去再設法吧。』雖然人的心稿，不必一律；然而殊途同歸，大意總是相同的。

可是一到上海，大家都喜出望外的『啊呀』起來了！會館門前已經連一點糞土也沒有，並且戲劇的鑼鼓喧天了。細問會館裏的人們，才知道自代表等出門不到三天，就聽說撫台大人要來會館裏醉神。上海知事不免手忙腳亂，派了許多人來清除門前的積穢；而這幾天的戲劇，也是上海知縣請來演給『天后聖母』看的。

這天后聖母的事實，是出自福建省，因為潮州人都是福建省的移民，所以這天后聖母，也就成為潮人所信奉的神了，尤其是帆船的保護者。所以凡趁船撐船的人們，都倚靠天后聖母，和兒子的倚賴慈母一般。

丁撫台本來不是迷信大家，他對於拜奉神佛，沒有多大的興味。但這遭不

得不「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所以他聲張這次來吳，在船裏遭逢颶風，全船幾乎沉沒；幸虧他禱告天后聖母默佑，才得脫險來吳。

他這樣措詞，對於同鄉，本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然而能够有這樣的功效，這可見他的心機的靈敏了。

二十三 賣子還債

這天因爲下了很大的雨，農夫張文在家閑着無事，那些困難事件，執着煩惱的槌子，頻頻的來扣動他的心門。這切身利害關係的事件，他本來是不會忘記的，除了死了以後。但是因爲田園的工作很忙，不得不暫且置之腦後，今天可就不能不關心提及了。於是他蹙着眉頭對他的老婆說：「李五爺這筆債，是可就延下去的，每圓二分半一月的利息，若不及早清還，數年之後，息變做母，母再生息，就是家裏有了金山，要開採還他，也是來不及的。我想不如把那五歲兒子阿真，賣來還他吧，你看怎樣？」

他說罷，恐怕他的老婆不忍割愛，所以用着探試而求憐的眼光，不住的在他老婆略皺的面紋上打圈子。他的老婆聽到這話，無限酸楚，從心頭上湧鼻

陰，眼睛不知不覺落下幾點淚珠說：「我們二人，將近八十的年紀，只此男兒；若把他賣了，將來死掉，自己難道會爬落棺材去不成。債雖然年見年大，總也沒法。天下並無賣子還債的道理。」

張文在未提出來和老婆討論之先，也知道他的老婆是一定不贊成的。但是要獨斷獨行，又似乎無此膽量；明知提出來磋商，本來是絕望的勾當；然而比較不提出來而暗中打消，尤為有萬一的希望，所以終於提出來了。

雖然他的老婆為此極端的反對。張文並不以婦人之見識為然，就實行他所主張的「賣子還債」主義了。

可是子沒有賣之前，李三爺的一筆債，他像健忘似的，老早沒有放在心上。一賣了子，「李三爺」三個大字，又閃爍在他的眼前煽動，不由得他大呼出一個很長的「哦」音來。

他若有所悟似的說：「李三爺的一筆五十元之款，連利息算起來，也差不

多要一百元的光景；而且老辣貨一副無情的臉孔，討錢的手段，是很厲害的。我們又不能久欠他的錢。」他想了一想之後，又說：「李五爺的人情太好了，我若是不先還了他，便不好算做人。李三爺的債，橫豎緩一些兒再想法子就是了。」

他畫押了賣子的憑據，交足了銀子，踉踉蹌蹌的跑到李五爺的府上來。他一入門，就很急促的嚷着：「五爺！欠你的那筆債，今天要來清還了。那筆債，真累死了我！」

「你平時都是叫苦連天，說你一文錢也沒有，今天怎麼有這麼大的一筆款子，難道是天上掉下來，或是地底下掘起來的嗎？」李五爺用又喜又疑的神情說。

「不瞞五爺說，小的不慣欠人家的債，恐怕欠久了，母息一并算起來，實在還不起，所以把小兒子賣了來償還的。」農夫皺着眉頭說。

李五爺面色有些變青說：「你在說笑話，我那裏肯收人家賣子的錢。我又不是你催討，你怎麼好做出這忍心害理的勾當呢？——那筆數你不用焦心，我當面注消給你看，銀你收回去，趕快去贖回你的兒子吧！」說着，李五爺叫人把賬簿取出來，一筆勾消了。

農夫既領回了銀，又完結了債，歡喜可知。但是他甫出門外，心裏想道：「索性拿到李三爺那老東西那邊去吧。這老套子不妨再拿來重用一次，倘若萬一他和五爺一樣，那就一舉兩得了。」

他心裏打着算盤，兩隻腳就聽從了命令，拐一個彎，就到了李三爺門首。他張開喉嚨說：「三爺在家麼？」

「誰？」一個用人走出來，他看見是個戶，才說：「在客廳吃午飯，到裏邊坐！」

農夫躡進了三爺的客廳，立在一旁，恭恭敬敬的說：「今天來打擾三爺，

從前那筆生債，我想要來清還。不瞞二爺說，這銀子是賣兒子的。」說着兩條濃眉，幾乎蹙成一條。

李三爺笑嘻嘻的說：「你的見識，着實高人一等；既沒有債款的拖累，又減輕了人口的負擔，你以後成爲一個清閑的人了，恭喜恭喜！」

李三爺叫人取出帳簿，自己捲起兩袖，萃精會神的打動算盤，終於說：「運母帶利，共一百零三塊四角。除了一百塊，尚欠三塊四角。一清百清，再拿出來吧！」

「三爺！真的沒有了，這整一百塊錢，尚且是賣了兒子來的。」他幾乎要哭出來了。

「你如果沒有帶來，遲幾天再拿來，不算你的利息吧。」三塊四角錢幾天不算利息，這是李三爺平生第一次的義舉，所以他說時在嚴酷的皺臉，漏出些得意的微笑。他再想要補足二句矜炫的話，抬頭一看，農夫已經連影子都

嶺東民間傳說

不見了。

二十四 弄了弄

一個鄉人到市上買東西，他本來是沒有什麼固定的成見，等到臨時再決定取捨的方針的。可是這天除了蔬菜瓜果之外，別的珍貴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於是背着市籃，東衝西撞的找了好久，才發見一個賣熟魚的商人；他如獲異寶似的，三步二腳地跑上前去。

「這不很好的魚，一兩幾文錢？」鄉人襲用買物時候的老調子說。

「魚是很好呀！你試一試看！」商人隨時手上拿起一尾四指大小的巴鱗，塞進鄉人的鼻子，給他嗅一嗅味道。接着說：「八文錢一兩，這是頂便宜的！」

「好貴呀！我前天買的，和你們一模一樣的魚，是六文錢一兩咧。」他要買便宜的貨，不得已而說一句謊話。「肯賣嗎？如果你們肯賣，我還要多買

些。」他說時眼睛裏閃爍着炫耀的光。

「七文錢一兩就是。你老如果不知便宜，那就不能相強。」他把銳利的眼光，向鄉人一射之後，隨又低下了頭，像掃興的樣子。

「這八尾你稱一稱看？」他揀了八尾大而且鮮肥的。

「哦！我忘記帶來大的籃子，小的不中用，你的竹籃子借給我吧！」

鄉人很急遽的把竹籃子遞過去，商人接過了手，立即先稱一稱籃子的重量之後，隨又把魚放下去，一隻手挽着秤冒，一隻手移動秤極，等到秤勢平均，他才放下去說：「三斤五兩，三百七十一文錢。」

鄉人付清了錢，拿着盛魚的竹籃子，一頭走，一頭想，嘴裏不住的念着：「三斤，一三如三，三六十八，就是四十八。再加上五兩，就是五十三。五七三百五；三七二十一，合共三百七十二。不錯，他們的算法很熟溜！我算了好久，他一開口就說出來。」

他算清了這個數目，不知不覺已經跑了一里多路，才若有所悟似的說：

「我看他稱竹籃子的時候，是連蓋子一起稱的；怎麼他稱魚沒有放下蓋子呢？這蓋子的重量，至少和一尾魚的重量差不多，若是不跑回去和他計較計較，豈不是自己白吃虧了一尾魚麼？」計較心驅策着他的兩隻腳，立刻向後轉去了。

他跑得滿身流汗，才能够達到目的地。上氣不接下氣的說：「你做生意不公道！怎麼你稱籃子的時候，這個蓋子合在一起稱；稱魚的時候，這個蓋子就不放下去呢？我又不是小孩子，難道是你欺得的嗎！」

商人聽了他一篇責備的話，本待要和他頂幾句嘴；可是一轉念間，覺得辯嘴也無濟於事，所以把那升上喉頭的氣，倒吞了下去，手執着秤說：「不够添到够吧！我們做生意，本來是很公道的！」

經他這一稱之後，商人發覺了沒有和蓋子一起稱，是自家吃虧；須從竹籃裏拿回一尾，纔方才沒損失。

鄉人眼睜睜的看他復稱，本來希望他再補足一二尾，才能够賠償這一次跑轉的力氣；那知倒損失了一尾，所以他在歸家的途中，越想越動氣，自言自語說：「弄了弄弄了弄」

弄——生殖器。弄了弄，是自責的意思。

二十五 寶樹枝

關於月亮裏頭的傳說本來很多；可是我們潮州人有一種傳說，是書本中所沒有見到的。是否和別的地方的傳說雷同，那我就不得而知。姑錄在下面，當做一點參考的資料。

月亮裏那個老翁不斷的執着斧頭砍柴，有一回，砍斷的樹枝，掉一枝到地球上面來；剛巧給一個拾枯枝的孩子拾得，那孩子也分別不出那一枝是月亮裏頭寶樹的枝兒，因為他和平常的樹枝一模一樣。

可是他這一天拾得的樹枝，比較別一天本來特別少，怎麼背到家裏，却比別天特別多？他心裏就有些納罕。

隔了幾天之後，他的母親把樹枝塞進灶門，那火勢可了不得；就是潑了十

斤豆油，也沒有他的猛烈。等到飯已弄好，他事也都一一料理楚，那火勢還吐着燎原之燄。他的母親恐怕燒壞了鼎鼐，澆下了很多的水，可是火勢毫不減輕，好像澆下許多油似的。後來覺得「揚湯止沸，不如去火抽薪。」然而鐵鉗在灶裏一翻，別的東西，什麼都沒有；那許多的火燄，都是從一枝樹枝發出來的。他很急遽的把樹枝夾出灶外，那火就不期然而然的熄滅了。

他母親又喜又驚，不知道是實是妖？由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一間小小的屋子，擠得人山人海，幾乎有快要爆裂之勢。

鄉村裏人言紛紛，莫衷一是，最後由一個很經驗的老者，說出上面的理由，才知道這是月亮裏寶樹丟下來的樹枝。

他還說：「這樹枝不但放在火裏能够使火勢燃燒不熄，無論放在什麼東西裏頭，都可以使那東西取之無盡，用之不竭。」

孩子的母親聽了這好消息，自然喜出望外，如法泡製，果然所言非虛。從

此他的家裏無論什麼東西，苟有所欲，都足如願以償。最後他們恰巧沒鹽，就把寶樹枝放在鹽罐裏，然而明天揭開一看，那寶樹枝已經給鹽醃死了。

二十六 打落門牙

一個婦人打落了大家的門牙，到夏后來的地方，求他代爲設法。他開頭是不肯打理的，但是經她再三要求之後，他才答應了。

可是那婦人還在那裏嘮嘮叨叨的訴說她大家的不是；並且平白無故打得她通身青腫，還要到衙門裏去控告她的不孝，這是怎樣冤枉的事啊！

夏后來既然答應了受理她的案件，自然要設法爲她擺脫罪名。然而在舊禮教勢力範圍之下，以下犯上，本來罪無可道；任爾是筆下有神，也難以得到勝訴。所以夏后來得到這個難題，實在想不出制勝的妙法。

他一面想，一面聽她的告訴，聽到那打得通身青腫這句話，他靈機一動，計上心來，對婦人說：「你的身子青腫得怎樣，可褪開衣服給我看麼？」

婦人暗暗驚異：「難道這訟師有什麼別的用意嗎？他又不是法官，給他相驗，有什麼效力？」她簡直猜不透這個啞謎。

然而這兒正是要求他設法的時候，若是不解開給他看，他又不肯替她出力；而且罪名立刻就會飛到她的身上來。她爲擺脫罪名計，爲官司勝利計，不得已而解開衣服給他看。

雪白而帶點淡紅的肉色，立刻展露在他的眼前。他被誘惑似的，心裏起了歆羨莫名之感！所謂周身青腫的話，原來都屬子虛。夏后來趁這個勢，俯下身軀，張開牙齒，在她的背上，很用勁的一咬。她啊啞一聲，幾乎要哭出來，但是聽他隨口說：「你的官司勝訴了！你不要錯怪了我！」於是終於咽住了哭聲，問他怎樣勝訴的理由？

夏后來說：「你到官裏去，官一定要責問你怎好打落大家的門牙？你切不可說出什麼；只管放聲大哭，等縣官再三問你有什麼冤枉的理由，你可解開衣

服給他看，並且說：我原沒有得罪我的「大家」。因爲他老人家性子很不好，生了氣，拉住我就咬，那知我的背皮破了，她的門牙也落了，求大老爺憐憫我能！

於是法官判決這婦人無罪，叫她回家去！

（大家——姑）

二十七 少爺與老爺爭雄

官艙裏的平鋪上，擺設着大烟的器具；兩頭橫躺着兩個黃臉瘦削的人兒：一個身穿藍布長袍，樣子像很斯文；一個是僕人的裝扮。他一口一口的裝大烟，給主人吸；那主人烟吸的够了，兩張眼皮遮沒了眼珠，在那裏自由自在的睏個短時間的覺。不料突如其來的，臨時的烟牀前，表現了個衣裳楚楚，每一個毛孔裏，都吐着盛氣的漂亮人兒。

他見兩隻蟲樣的人形，橫躺直倒，大不像個樣子；而且官艙裏已經坐得密密叢叢，沒有一塊掉下針兒的空隙，而他們二人倒佔那麼大的一個牀鋪，這是何等不平的事啊！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他於是三角着眼睛說：「你不識我嗎？怎麼好這樣沒情沒理！人們沒有坐次的時候，你倒躺着睡安穩覺。快起來吧！

給少爺歇一歇腳。」

謝舉人因爲人聲嘈雜，本來也知道睡不成覺；不過平鋪下去，腰背較爲舒服。而眼睛怕見社會的種種奇形怪狀，所以少閉一閉。他耳朵裏聽到少爺威風，來得這麼兇，兩張眼皮不由自主地捲起，眼睛裏像燃燒着火燄似的說：

「少爺是老爺的兒子，我怎麼不曉得！你不知道我是謝老爺麼？」

謝舉人的火是從眼睛裏射出來的，那知這一射，不中少爺別的部分，剛巧中了他的心窩。心爲火的策源地，立即延燒開去，成爲不可撲滅之勢。於是少爺號召許多站立在官船門外的護兵，打進了黑籍國裏去。此時少爺手無寸鐵，他心裏忽記着詩經裏頭那句「執柯以伐柯」的警句，很急遽的抓起烟盤上現成的烟槍，迎頭擊去。舉人爺的頭上，立刻戴了紅纓，可惜尙差一枚金黃的頂子。

於是官船裏一時起了波動，空氣異常的緊張，許多客人通通站起來；有的

用口舌排解，無異戰國的魯連；有的用手腕隔開，何殊武松的打虎。艙門外也擠滿了許多看熱鬧的人，咕咕唧唧的說長道短！末了，少爺聽從大眾的勸解把行李搬出官艙，算是戰勝後的讓步。

可是謝舉人這遭吃虧，非同小可；若不展一展手脚給他看，從此也無面見江東的父老了。於是奔走了好幾天，才得到對付的方法，由許多舉貢生員，聯名到省裏京裏去控告他失辱斯文之罪。他的老子那時在虎門做提督，得到這消息，明知是他的兒子不是，暗地裏託人出來斡旋，方才吃虧了事。

二十八 硬板板灌下去

航船裏頭坐滿了人，幾個船夫也坐在船頭船尾打盹。因為這天南風刮得很大，一帆風順，無須篙槳費力，所以船夫在那裏自由自在的休息。

船艙裏寂靜得和死一般，沒一個人開口，有的躺在船舷，有的斜倚在船板；有的趺坐得如坐禪之僧，有的把頭顱掛在雙膝之上，瞋着自由之覺。剛剛有一婦人，雜坐在羣男子之中，好像不好意思瞋覺似的，很萃精會神的在想些甚麼？所以毫沒有一點疲倦的樣子。然而夏后來對於觀察婦人，是富有經驗和心得的；他就觀察這婦人不是心有所思，是便有所急。於是眉頭一蹙，計上心來，說：「人們坐船所最害怕的，是兩便緊急，沒有出路。但是我有個法子，能够救一時之急，不曉得你們可相信麼？」他對着那羣半醒半睡的客人，

像宣傳家在宣傳他的主義。

那個高大漢子，閃着一隻眼睛，很趣味地問：「有什麼法子？請你快說吧！」

夏后來像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的說：「你們男人，我不告訴你；因為你們撒尿撒尿，是隨處皆可以的。只有婦人家，就不可能了。」

這幾句話打中了那婦人的心頭，她好像在大禍臨頭的當兒，得到了一線的希望，所以坐得益加矜持，不知不覺的左耳傾了許多。

夏后來吞一吞口津之後，才繼續說：「因為婦人家是事事要顧忌的，尤其是在男子們中間，諸事益發的不方便。所以當她大小便緊急的時候，委實是苦不可當；但是這救急的方法，本來是很平常的，說出來，大家一定要說牠一文不值。可是我要廣佈福音，就顧不得人們的譏諷了。」

那閃着一隻眼睛的高大漢子，用偵探的眼光，細察那婦人的顏色：一會兒

把頭一歪，舌頭就隨之而伸長了。

「所以當大小便緊急的當兒，隨便取一根草梢兒，或是像草梢兒的東西，要和緩大便秘急，可以穿一穿左邊的鼻孔；要和緩小便的急，可以穿一穿右邊的鼻孔。這是屢試屢驗的神方，請你們牢牢記住吧！」他說畢，首一眼就釘在那婦人血紅的面上；然後打圈子似的輪流到許多聽衆。

果然，那些男子們，一個個都抿着嘴笑，可是過後就像沒有聽到一般。獨有那婦人內心起了千感萬謝的微波，只是一些兒不好意思表現出來，於是看她的情形，像很急遽的想找到一根什麼來實驗這個方法似的。

她的眼睛向四下裏瞧瞧，終於找到了一根在帆船拋下來的竹葉的梗，用指甲剪成一寸多長的光景，一轉身面對着船舷，乘人不覺的，穿到鼻孔裏去。可是這一穿，因為用力太過一點，那噴嚏就連珠的響出來。可是不打噴嚏還可，一打噴嚏，那後方就來告急了。不由分說，就很順溜的脫出了一大段本草

經裏的人中黃。那婦人又羞又急，幾乎要哭了出來。然而一轉念，這有誰知道呢？不如把眼淚倒吞到肚子裏去，徐圖報復的方法吧。

「這短命鬼！貓頭鷹似的亂叫亂嚷，我早知道是不祥兆頭，果然，果然累得你老娘滿種子的——」她暗地裏咒罵着。

但是他既然這樣地擺佈她，她也并不是那毫無機智的愚婦人；她歸家之後，就把那人中黃如法泡製，包成藥粉似的一包東西，獨個兒待到夏后來的家裏去。

那時恰巧他沒在家，他的夫人見有生疎婦人來找他，心裏非常的納罕。及細詢她的來由，才知道那一天夏后來和這婦人同船，做出沒廉恥的醜事。幸虧這婦人打聽知他是夏秀才，不忍他致成廢疾，所以急遽的把家裏祖傳的治瘋神方，製成藥散，送來給他醫治。這婦人又恐怕夏后來不肯吃，所以在臨別的時候，很懇切的囑咐道：「等秀才回來，萬不要說明原由！調開水灌了下去，才

能够有效！」

一會兒夏后來歸家，他的老母和夫人，因為愛子和愛夫心切，把那人中黃製成的藥散，勁板板的不由分說的灌了下去。夏后來問知是那船裏的婦人送來的，才知是上了那婦人的當。

二十九 久久不會高陞

李士光既然應過了縣試，自然要繼續去應府試和學台試，以僥倖一名紙上的功名，而且姓名能够登在龍虎榜裏頭，不但可以光耀里閭，還可以榮蔭祖宗，所以在這榮辱的大關頭，那「三更燈火五更雞」的啾唔聲音，一定要教那些鄰舍的雞犬，也要不寧起來。

然而他們不但自修的工夫，要精要深；小至於一舉一動，一言一語，也要格外謹慎，庶幾由那省察的工夫精到那老天爺必定降之以祥，功名不是可以唾手而得的麼？所以他一開口，一合嘴，總要說個「向上」「前進」的吉祥口號；由這些口號，就可以預徵那吉祥的朕兆。

這一天，正是李士光在由縣上府的路上，因為那時舟車不便，而他是久羈

禁在書房裏頭，不慣坐舟車的；所以一上了舟或車，總是要暈的五體投地，四支朝天。他在事前就打算與其在舟車裏吃苦；不如「自求多福。」兩隻腿凝着勁兒跑路，不但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面上，有莫大的裨益；就是經濟方面，也可以節省了許多。於是他雇了個價廉力大的脚夫，挑着行李；自己派遣兩條腿，在遙遠的道路上搬動。

正是久雨初晴的天氣，那條路是用天然土鋪平，用牛腳踏打回的。在他因為兩手空着，全身的氣力，還可以凝聚在腳指頭，勉強強強的開着正方步走。那脚夫可就太辛苦了。他肩上挑着足有百來斤重的行李，要跑這樣泥濘得不堪行走的道路；雖然「五步一『留』，十步一『關』」還是危險到十二萬分。

李士光正在前面聚精會神地跑這琉璃似的而且崎嶇的程度比較蜀道更難跑的路兒，忽聞啊喲一聲，後面像有人跌倒的樣子。他猛可裏回頭一看，行李已經在泥濘中打滾了。那個脚夫雖然不倒翁似的爬起來，但是周身已經變得像泥

人一般。李士光見到這般情形，氣的暴跳如雷，於是不得不開幾步倒車，靠近了行李，出手出脚的幫着脚夫收拾殘餘。脚夫很像很抱歉似的說：「落下了秀才的東西，實在對不住！」

「落下」不就是「落第」麼？這科的功名，不是無望了麼？再過三年，當然要蒼老了許多。所以在這無望之中，必定要求一補救之法，他於是急爲矯正說：「這應該叫高陞；你須要牢記！」

他想：秀才說話，真是文雅之至！等到他束縛得將要就緒的時候，一頭很用力的縛着；一頭學着秀才的調子，說一句吉利的話：「這樣是久久不會高陞的了！」

「住嘴！誰教你說這鳥話！」李士光急得面色發青了。

「你說落下來應該說高陞，現在我束縛得這麼堅固，難道不是不會高陞麼？」他像理直氣壯的樣子。

李士光「丁」一口深長的氣，搖了幾下頭，什麼話都不會說了。於是前途的什麼名登龍虎榜呀！什麼光耀里闔呀！什麼榮膺祖宗呀！都變做一團黑，黑得像那濃厚的墨。

三十 兩樣都沒有

幾個赴學臺場的童生，合夥租一間山民房節省下來的臨時宿舍。因為他們各有各的工作，不能自己親自去燒飯燒菜，於是集合起來，僱用一個短期的廚工，既講經濟，又不麻煩。

然而這廚工除三餐弄飯之外，還有一樁附加的重要工作，就是每天晨起，必到館外去探看天氣的晴雨溫寒，以便諸位秀才們，可以預備幾件應時的衣冠鞋襪。

但是廚工們，笨漢最佔多數，這個當然不屬例外。要叫他隨便說出天氣的怎樣怎樣，他固然做得到；要叫他說得文又雅，又好聽；又要合諸位秀才的拘忌的脾氣，那就有些爲難了。

所以他們在僱用廚工之前，必要先教他幾句口訣，像弄猴子的教猴子做戲一般，方才不致弄錯，而碰秀才們的釘子。

「晨起，你先到外面去看天氣！如果是晴天，你應該說：『旭日初昇。』若是下雨呢，就說：『風雲際會。』你可曉得？」一個煙容滿面的少年書生，一字一頓的教他說。

「曉得，秀才！」他答應着，連連點頭。

「那二句要說的，你試念給我聽！」

「風雲際會。旭日，旭日初昇，對不對？」

「你真乖！說來一字不差。」

他得到這句獎語，歡喜的說不出的快意。由是謹記在心，天還沒大亮，就很熱心的跑到外面去觀察。可是這一天的天氣，那二句鸚鵡學就的話，都合不上去。天空中只見薄薄的雲彩，毫沒見到太陽的影子，那句旭日上昇的話，自

然不可用了。要用那句「風雲際會」呢！却又沒有半點雨；若是勉強用起來，也不見得十分妥當。所以他再四思維，與其單用一句，不若兩句並用，自然要加倍合諸位秀才的心事。打算既定，於是他就趕快進行這一舉兩得的得意事。

「秀才！湊巧得很，今天的天氣，既沒旭日上昇，又沒風雲際會，只覺得黑沉沉的。」他說時，表示出善於運用成語的自矜氣象。

那些秀才們，一個個的八字鬚都上翹向天；就是沒有蓄上鬚鬚的青年童生，面貌上也立刻變成胡桃殼相似的樣子。正在做着什麼功名富貴讀書做官的好夢，隨時被他打得煙消雲散，前途只見一團團的金光亂幌亂幌，教他的頭腦有些發脹；而且在他們各人的面前，同時浮出兩個同體異形「落第」的大字。

三十一 夜壺安在桌上

一個自稱憂喜不形於色的童生，他見到其他的門們，一入了學，就歡喜的連腰子都跳斷了。他很不同意這麼輕浮的舉動，毫沒半點養氣的工夫，終不免是個下流。

他們既然出了場，應考的手續，就算完結。一個個眼巴巴的都在等着發榜的日子。可是試事既完，誰高興去埋首在書堆裏。一天在街上從早上跑到晚上，一方面可到花街柳巷去欣賞奇葩；一方面可到裝飾店裏去買些物品；另一方面又可往考院門前去探探消息。

然而這一天碰巧得很，才踏到考院門前，見到一大堆的觀衆，在照牆前，圍觀着才發出來的龍虎榜，爭先恐後，擁擠不堪；個個都翹足伸頸，像要拉長

他的身子似的。

這個素稱愛喜不形於色的秀才，這天因為給別的事故絆住了，所以沒有到考院去，只在宿舍裏老等着好消息的到臨。可是頭一個回來的，就是那個身子直得像豆芽的同鄉。因為他的身材高得非常稽滑，而豆芽的長成，又是一天長於一天，非常神速的，所以他的綽號就有「七日豆芽」之稱。

這七日豆芽一隻腳才跨入門限，一隻腳還在門外，他就高聲嚷道：「劉兄！這一科我都不空走了，我三十六名，你是八十三。」

他因為發聲過大，口張得很開，就發見他口裏統通黯黑，黑得像一個很深的洞。那個姓劉的說：「七兄！你在外面吃什麼？」

「沒有，沒有什麼。」他很堅決的答。

「這回可欺不了我了，你看你的嘴巴！」

他很急的到裏面去找個鏡子來照一照，果然黑得可以。而姓劉的則巧「便」

事完竣，他聽到「你是八十三」的話，那矯情的鎮定，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他這時像着了迷，不知不覺把手持的夜壺安在桌子上，還是扮着那平日扮慣了的鎮定樣子說：「實在的嗎？你不要撒謊！」

「撒謊的，五雷打頂，死了祖公。」他手指着天，像要賭咒的樣子。

「撒謊不撒謊，且擱在一邊；但是到底你吃了什麼東西？」

吃什麼東西，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坐定了一會兒，他才知道剛才在看榜的時候，見到自己的姓名也發在裏邊，歡喜時忘其所以地，把剛才在書店裏買來的「微墨」，「當糖果吃了。因為神經過分緊張，連牠的味道是甜酸苦辣，都不能分辨了。」

然而他知道了他的口變成了黑洞，是吃了墨塊的成績，很自矜的說：「紙上功名，算做什麼？我老劉此是中了十次，也不和你這亡魂失魄的鬼一樣。」

他聽了老劉的嘮叨，知道自己的不是，也不敢置辯一聲。然而抬頭一看，

不覺失聲說：「噢！你的夜盞放在那裏？」

七日豆芽定睛一看，知道自己的神經，也有些錯亂；那「鎮定」的影兒，便像鬼似的跑開了。

開明出版部出版各種圖書

白話詩作法講話丘玉麟

一册

八角

印度情詩丘玉麟

一册

三角

語文作法講話徐安之

二册

三角

蜘蛛(童話集)紀星原

一册

一角

最新潮梅明細大地圖林勉昇

一幅

一元五角

歡期余眠雪

一册印刷中

潮州歌謠丘玉麟

一册

三角

海神谷風田

一册印刷中

潮州民間故事集林培廬

一册

四角

幼稚識字圖說

三册編輯中

嶺東民間故事上集丘玉麟

一册

四角

新韓江聞見錄

編輯中

嶺東民間傳說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印數一——二〇〇〇

版權所有



編者	洪仁平
出版者	開明出版部
發行者	開明出版部
印刷者	上海泰東圖書局

◆第一集一冊◆

實價大洋四角

總經售處 潮州頭中華書局

(分經售處各地書局)

82

24/821